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售二萬五千元·

第四卷　第五期

專論

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　樓邦彥

內戰給予工鑛事業的摧殘　胡爲柏

外論選譯

美國的錢在中國用到什麽地方去的　Maxwell S. Stewart

生活與文化

狹路相逢　劉緒貽

觀察通信

現階段的戰局總檢討　觀察記者

國大·政局·戰局　觀察讀者投寄

瀋陽春愁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闢欄

拆爐話北美　費孝通

觀察文摘

契訶夫斷想　徐中玉

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　錢邦楷

讀者投書

請注意外國流氓　中國教育一例

青島軍火庫爆炸　兩廣考銓處來函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二十五萬
掛號：三十萬元
航平：三十六萬
航掛：四十萬元

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冊三十萬元

郵費：掛號每冊一萬
航掛每冊十一萬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三千萬元

普通：全面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¼面八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掛退：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讀者投書

請注意外國流氓

編者先生：當一個國家祇知仰求外國的援助時，許多各式各樣的外國流氓就慫着他們國家的威風插進來了！熟知內幕的人可以知道，最近我們政府裏一些負責任的人，常常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裏面說：喂！我後天要到華盛頓去了，我這次直接要到國務院去，如何如何的幫中國的忙，要他們援助中國！或者說：我下星期五要回美國去了，我這次一定要和國會裏的某某人接頭，要他們不僅經濟援華，並且應當軍事援華！諸如此類。當他們回到中國來時，又是大吹一陣，說他在美國如何如何的替中國宣傳。這些人都是一些在中國的「老手」，他們在中國有各式各樣的經營，碰到關頭上，你就得給他們若干「方便」。有一個討了一個中國女人的「航棍」，最近到華盛頓國會裏說了幾句話，現在便大發其宣傳品，大表其丑功，而他所主持的什麼「大隊」，政府就已特許它繼續存在一年了。

張大庸　三月二十日　上海

中國教育一例

編者先生：去年六月，雲南大學當局不說明理由突然宣佈解聘附屬中學的五位教員，因此發生罷課的風潮。後經過學生家長的調解和與同學們的奔走，兩個多月之後，總算開學了。

上課才一個多月（十一月底），雲大行政會議突又決議將附中「解散整理」。感謝家長們的奔走折衝，同學又提出願受處分與立即復課的請求，至二月中，學校才允許「登記復校」，並宣布予一百廿餘同學以停學或記過的處分，並決定將高三搬到雲大，（城內），初中全部搬到西郊漁街子。同時又大批解聘教員，舊教員二十餘人中續聘的只有五六人了。

除了一紙分校的命令以外，對於那批學生，卻沒有人來照顧他們。十二月十二日全校學生痛哭了一夜，十三日早晨，自動結隊沿山城河堤村鎮默默地繞行一週，要走的噙着眼淚向龍頭村告別。留在龍頭村的高一二的同學，送着高三和初中的同學走了幾里，忍住眼淚，說不出一句道別的話。要走的走了，他們步行到城裏，把初中同學送上開往漁街子的火車後，高三的同學留在雲大。晚上，火車到了漁街子站，卻把兩百多個初中的孩子扔在車站上。車站離校舍還有幾里，十一二歲的孩子們，走過三十里路，一天裏每人只吃了半個麥餅，即使沒有行李，也再走不動了。黑夜裏，孩子們坐在行李堆上低聲哭泣。深夜，高三同學聞訊趕到了，才把他們送到學校，而整日奔波的高三同學為了遵守校規，又連夜步行二十里趕回雲大。

分校在學校當局冷眼旁觀之下由同學自動地完成了。一切低劣難堪的物質條件，他們也默默地忍受着。然而學校給他們的是怎樣的學習與生活呢？看看初中就夠了。

初中部主任俞××兼教英文、史地、算術。教英文時碰到"Biggest"，他說：「字典上沒有這個字，字典上只有一個Big，所以這兩個字大概差不多」，教史地他一學期只上三四堂課，教算術他不知道一度等於六十分；初中教務兼訓導主任孫××又兼了幾何、史地、動植物、生理衛生這麼多課，還得意地告訴別人：「沒有關係，教小孩子可以馬馬虎虎」，而他自己教地理時竟說「美國國都在紐約」。

初中校舍是久經廢棄的隔離病院，倒塌破濫，學校既不設法改善，而校舍四面荒郊，治安方面亦不注意，以致一次發生損失數千萬元的失竊事件。平日對於為讓校而奔走，對學校不合理的措施稍有論列的同學，動輒打耳光、罰跪，說「這樣才能使孩子們從良心上懺悔」，說「這是十五年教育的經驗」；而對有些學生，則一再縱容，甚至容許帶槍入校；十三四歲的小孩子公然用手槍威脅同學。最近英文教員江××更強留一不滿十五歲的小女同學在他宿舍裏（校外）住宿一夜，孩子拒絕時，他說「附中已爛成這樣，你在這兒住一夜也沒有關係」。事情發生後，這女同學竟以「不假外宿」而被記過，幸而是「江××老師已證明並無軌外行動」（熊慶來校長語），才「姑予從輕處罰」。此事已引起昆明輿論界的斥責。

學期結束，分數和操行等第決定了，於是災難又抓住了他們。學校宣佈寒假裏要嚴格執行開除降級，一紙名單，初中同學有二十七人因「操行不及格」而將被開除。誰知道「學科分數不及格」而將被開除的還有多少？高中的又有多少？

看看操行吧：「丙」等「丁」等之不足，還有「戊」等「已」等以下的，而衆所週知，這些都是十二三歲純眞良善行為端正的孩子；而「甲」等「乙」等的，是帶槍入校，破壞團體紀律，威脅同學生命的人。

再看分數吧：音樂沒有攷過試，但不會讀譜不會唱歌的某些學生，會有八十多分，合唱團的孩子們反而不及格。這些位教員早就規定八十分以下的試卷是不發還的，也不准查對，同學們沒有辦法，只得將試卷在雲大恭請熊校長，其他師長和大學同學作證公開清查，初步的結果是：在他們手下「評閱」的試卷幾乎沒有一份是公正地給分的。

雲大附中僅是一個例子，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的教育。

蕭文　三月十日　昆明

青島軍火庫爆炸

編者先生：三月九日上午十二時左右，我們正在上課，忽然地震似的一陣響了過來，天花板上的石灰也搖下來了，這就是震動全國的青島軍火庫爆炸。

報載，受難的住戶有一千八百多戶，當天扒出屍首四百多具。青島所有的醫院都塞滿了受傷的市民。不巧又是下着綿綿春雨，許多從死縫裏鑽出來的難胞，祇能躲避在別人家的屋簷下面；於是濟災會發起了，到處在捐款。當局發表了這事的眞象，說是奸匪搞的，主犯已就擒了。

我們估計每戶平均死一傷一，最少也有三四千人遭到災難。

昨天，我到災區去看了一番。眞慘，在路上就先後碰到三口棺材。沒有任何送葬的儀式，瘦小的人抬着瘦小的棺材，輕飄飄的像是一隻箱子，搖幌搖幌的過去了。後面馬車上坐着的三兩個人就是死者的家屬，臉上蓋着憂傷和灰塵。最嚴重的軍火庫附近，幾乎在兩百見方公尺內，沒有半尺高的塌牆，滿目堆着青島特有的紅色磚頭，一起一伏有如浪頭，不知在這些浪頭下面，壓碎了多少生命！多少財產！

後來我爬上一所危樓，迎着梯口就敞開着一道樓門，門上還貼着「身臥福地」的橫頭！想來這就是主人家的臥房了。可是這間樓房卻如此的無「福」，現在搞得四面見天，連屋頂都飛走了。桌上偶然立着一隻削了頸子的花瓶，裏面還裝了半瓶水呢！地板上是一地的亂，中間還丟着一頂小孩子戴的帽子，這就是災難留下來唯一完整的東西了。

我又看見一口棺材停在路旁，旁邊站着一個婦人，據說是一個新婚不久的少婦。可是完了，一切都完了，家沒有了，公婆沒有了，世界上就剩下她一個人。她沒有眼淚，似哭非哭的呆站在那裏，不知想些甚麼。

先生，內戰就這樣拖下去了！

孫甲　三月十五日　青島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　第五期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刊傳統

一、祗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胡爲柏：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徐中玉：前山東大學教授

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

—由召集行憲國大想到種種—

樓邦彥

三月二十九日是政府預定召集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日子，我們的無限感觸像浪濤一般地湧上了心頭。最近這些天，各地方早已熙熙攘攘地熱鬧起來了，下面是最近天津某報上一段新聞的標題，很可以見到這方面情形的一斑：

「優哉游哉國大代
可惜隨員一人免費乘船遊京
食宿八折優待戲影僅付半價」

這些優哉游哉的所謂「國大代」雖然有二三千之多，但在全國國民中究竟還是佔的極小的少數，而大部份老百姓始終處於烽火連天的內戰情況下渡着極度艱苦並在饑病線上掙扎的非人生活，有些人則因徬徨悲觀而變成麻木了。至於政府方面，它的苦悶與悲哀也是極爲顯然的，在軍事上它絕不能創造出任何奇蹟來，因此在經濟上便早已到達了難以收拾的地步，而在政治上即欲粉飾太平，還是落得個自欺欺人的勾當。

儘管是自欺欺人，太平又如何能粉飾得了呢？

政府的粉飾太平的工作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召集制憲國民大會，而使中華民國制憲史上又增加了一個憲法文件，那是前年年底到去年年初的事；第二階段是依據新「憲法」舉行各種選舉，分別產生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那是從去年秋天一直到最近的事；第三階段是由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總統副總統，並跟着產生新政府，那是三月二十九日以後的事。經過了這三個階段，若用美國紐約時報在不久以前的一篇社論中褒我們政府粉飾太平的話來說，我們的國家將從封建的專制典型轉變爲近代的民主典型，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民主憲政政府即可建立，並且爲了我們的新「憲法」首次規定了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原則，中國人民從此以後便將由他們自己來治理自己了。

第一階段已無庸再加贅述，我們倒並非健忘，乃是由於一連串新發生的事實把往事都給遮蓋了。我們永遠不會遺忘，那一階段的開始正是稍稍呈露希望曙光的一個時代的終結，從那時候起，政府便失去了一切的理性，猶似一條船不憑指南針在大海中航行，於是終止和談，壓抑異己，拉攏民青，又一部嚴肅而堂皇的憲法法典就在遍地的內戰烽火中被制定而公布了。凡是稍具清醒政治頭腦的健全公民，沒有不知道一部憲法法典決不是一服治百病的萬靈藥。在世界憲典史和憲政史上，雖不乏憲典促成憲政之例，然而也有多少國家，憲典儘管制定，而上軌道的政治始終是不能變成事實的幻影，我們的三十餘年來的制憲史更是最現成又最近的實例。政府中的大部份人士應該也獲得足夠的歷史教訓，那就是中國的問題絕不能單靠白紙上的黑字就能解決，是則他們顯然是別有用心，他們不僅沒有能瞞得住他們自己良心，他們的所作所爲也絕不能粉飾得了太平。

再說第二階段，我們敢斷言這將是中國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期，也是在此次所謂行憲的過程中最醜惡的一齣戲。在遍地充塞腐敗與貪污現象的今天，選舉必連帶產生舞弊、賄賂、威脅、欺騙……等事情，早爲意料中事，其最值得大書特書者，乃我們所看到的並非選舉，實在無異是「配選」。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在舉行大選之先，我們就聽到有民青兩黨和國民黨討價還價的幕後協商之舉。民青兩黨的苦衷是爲了極不體面的理由而參加了政府，與國民黨共同負起所謂行憲之責，同時又明知在國民黨一面倒的操縱與把持之下，在大選中絕不能單憑其單槍匹馬獲得成就，因爲我們的選舉豈是民意的表達，完全是權勢的收獲，於是它們便投在國民黨的懷抱裏作軟中帶硬的

可憐乞求，希望國民黨保持它們最後當選的名額。據報載消息，張君勵曾在民社黨中常會中表示，該黨所提的四百名國大代表和一百名立法委員是它的最低要求，如政府認爲民社黨需要參加聯合政府，務須做到這個最低要求，否則它願退居在野黨地位，因爲倘再作讓步，便有失多黨政治的效用（此段消息載去年十月十五日的北平經世日報）。青年黨或許比較有把握能得到國民黨的靑睞，但是要乞求該是沒有問題的。國民黨方面呢，爲了有民靑兩黨的捧場合作，它才敢於宣示（尤其是向一部份莫名其妙的外國人士）它已決心卸下了一黨專政的招牌，它自然很現實地應允儘量幫助民靑兩黨競選，這就是說，把極小的一部份議席瓜分給它們，免使張君勵的追隨者一氣而退居「在野黨地位」（我們眞不懂張君勵所稱「在野黨」究竟是何所指），結果拆了「聯合政府」的台。此其一。

跟着便是選舉，選舉的結果產生了出乎意料的微妙問題。民靑兩黨並未能獲選預商的國大代表名額，民社黨又很自然地責怪國民黨的沒有履行事先保證的諾言，然而國民黨自亦有它的苦惱，一則它不能控制某些特殊的地方勢力，二則它本身的內部矛盾也使它難以如意地支配全部的選舉票，於是鬧所未聞的退讓問題便成了選舉史上的空前笑柄。據估計國民黨員未經政黨提名而當選應退讓於提名者約三百餘人，國民黨員當選而須退讓予民靑兩黨黨員者約一百餘人，這兩三個月以來，國民黨爲求息事寧人起見，曾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應付這五百人的問題，它曾派大員就近百般勸讓，或以所謂黨紀相威脅，亦或以政府官職相交換。這五百人中亦不乏堅持不予退讓者，乃引起了最近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凡以簽署提名當選而不願讓者，可准許其任代表兩年，兩年後再行退讓，若再不接受此一折衷辦法，將採取「斷然措施」，我們不懂這「斷然措施」將是何種措施，又將如何斷然。因爲有了國大代表選舉的經驗，在立法委員選舉時政府便決心嚴格適用「政黨提名補充辦法」，依據該項辦法，黨員競選非經政黨提名不得爲候選人，同時國民黨又規定該黨候選人應一律事前塡具放棄當選聲明書的辦法，庶幾選舉結果的控制權可以完全在握。如果所謂選舉祇是這麼一回事情，假借人民的名義，幕後作分配議席的協商，則選舉怎麼能成爲値得我們辯護的一種制度呢？此其二。

選舉是粉飾太平所不可少的一齣丑角戲，先則在國大代表選舉時人民像牛馬一般被驅使，繼則在立法委員選舉時連選民親往投票所投票的姿態都不必要了，地痞流氓藉故敲榨，無所不爲，好人君子一天比一天消沉，莫知所措，這正象徵着末日的到臨。然而竟然還有人在粉飾太平，這罪惡終究會引燃可能毀滅一切的爆炸。

最後講到第三階段，那是未來之事，我們但願拭目以觀究竟。其可得而言者，今天政府所感到的苦悶與悲哀，到那時候必變本加厲，並且那時候感到苦悶與悲哀者，依舊是今天這班達官要員，祇是換上了新的外套，增加了些陪襯的嘍囉而已。軍事上，奇蹟既不會出現，經濟上將更弄得焦頭爛額，政治上也必然是一場空夢。

人民一直在盼望太平，無疑的，這太平絕非目前政府在粉飾的太平。太平或許總有一天會到來，但今天的粉飾太平者是否將隨着粉飾的太平消逝，那倒是一個微妙而又嚴肅的問題。

卅七年三月十九日　北平。

內戰給予工鑛事業的摧殘

胡爲柏

安定與建設是相因相成的。一種抗拒外力的戰爭固然亦可促使工鑛事業畸形發展，但在內戰的混亂局面下，無疑地將扼殺工鑛建設事業。最近遼東最現代化規模最大年產量達一九五萬噸的鞍山鋼鐵廠、世界有名的海城大石橋鎂鑛、產量可與美國德國大廠相比的營口提鎂廠、儲量僅次於美國Climax之錦西楊家杖子鉬鑛、撫順的煤煉油煉鋁合金鋼等龐大的工業組合，都在戰爭的蹂躪下奄奄待斃；數以千計的技術人員都陷入水深火熱進退維谷之中。經過幾次的拉鋸戰，破壞容易建設難，即使立刻安定下來，從事恢復工作，恐怕亦非三五年後不能恢復原有的規模，何況戰局還繼續的糜爛下去呢？我們三分之一的鐵鑛在東北：撫順、阜新、鶴崗、西安、本溪、煙台等地豐富的煤鑛，磐石的銅鑛，海城的鈾鑛，煙台、小市、牛心台的鋁礬土頁岩，這許多國防資源，在日本十餘年的全力經營下，工廠林立，交通暢便，電力低廉，如果我們接收下來，羣策羣力地埋頭幹上一二十年，大家努力建設而不努力破壞，並且還要竭可能減低生活的浪費（像蘇聯進行五年計劃那樣），那麼或能躋身强國之林，扳轉我們最近一兩個世紀以來的國運。雖然東北是發展工鑛事業最理想的區域，但現在這理想已趨向幻滅了。

僅次於東北的國防資源區，當推華北。華北是世界有名的大煤田，儲量達一四三二億噸。像河北的開灤、長城、門頭溝、正豐、井陘，河南的焦作、六河溝，山東的中興、淄博、章邱，山西差不多遍地皆煤，這些大鑛一日的產量往往可抵過華中各鑛一月的總和。東北的鐵雖比華北少，然而亦有三億多噸。論鑛區的集中，品質的優良，全國還沒有一個鐵鑛比得上察哈爾龍烟鐵鑛。華北的礬土頁岩儲量尤爲豐富，在石門寨、開灤、淄博煤田地帶都有品質極佳的礬土頁岩，如果加以利用，無疑可成爲世界鋁業中心之一。其他像河北密雲、

臨榆、和山東招遠的金鑛，綏遠五原、厚和、集寧的鈾鑛，都是極豐富極可寶貴的資源。然而在勝利之後，先是察南一戰，所有張垣附近的輕工業、宣化的煉鐵機器造紙工業、下花園大發電廠，都一掃而光。繼之以山東大混戰，金嶺鎮鐵鑛、淄博煤鑛、規模極大尚未建設完成的張店鋁廠，亦告七零八落。再繼之以冀、察、晉普遍的大擾亂，於是井陘、正豐、大同等煤鑛、石家莊煉焦廠、灤縣鐵鑛都焦頭爛額，體無完膚。

碩果僅存的華北工鑛業，雖尚未至東北那樣已瀕絕望之境地，但也百病叢生，喘息爲難了！整理了二年多的石景山鋼鐵廠，起初是大同煤、龍烟鐵都在共軍手上，等到宣化克復，好容易將烟筒山至宣化支線接通，向開灤訂了購煤合同，但又沒有錢，經過平津參議會的呼籲，終於在去年十一月由資委會發給六百億，勉强把第一爐煉焦爐及二百五十噸煉鐵爐（尚有三八〇噸、六〇〇噸、四五〇噸爐各一座均無力修理）開工。但運輸的困難、器材的缺乏、銷路的停滯，隨時都有完全停頓的可能。在共軍包圍下的開灤煤鑛，雖然已成爲今日京、滬、津、青、的供煤地，然而運輸的不暢，逼得它不得不減產。華北水泥公司雖然一度興盛，但現在亦因治安關係而不可樂觀。石微電廠破壞後，華北最主要的石景山發電廠亦常在人心惶惶中愁煤源、愁器材、愁停電、愁輸電線的欲斷。處在塘沽的永利，亦飽受風聲鶴唳的滋味。賺錢的中紡公司在青島亦不得不因缺煤而停工。只有天津的中紡公司幾個廠，天津煉鋼廠的卅噸平爐、尙可說照常的在進行工作。

勝利後政府對東北華北的工業建設投下相當可觀的資本和人力，然而戰局的變動，使工鑛建設莫可奈何！去秋一度盛傳「工業南遷」，然而「工業」縱可南遷，「資源」也能搬動嗎？所以經常奔走於東北、平津的孫越崎幾度闢謠，以便穩定人心，爭點面子。然而看今年報上發表的資委會事業計劃，北方的廠僅提到要加强天津煉鋼廠的軋鋼設備，一則日華中煤鑛增產，再則傳中美合作開發台灣、華中，三則鼓吹要在廣州辦糖廠辦鋼鐵廠，以至最近連開發復興大西南的口號也叫出來了。從翁飛廣州、孫赴湘鄂、錢渡台灣，襯以鞍山近千技術員工的被俘，華北工程師們紛紛想南下謀一糊口小差使的狂熱，我們不得不痛切地理解到北方工鑛事業面臨深淵的危機。

然而中國是不可分的，偏安式的建設事業在現狀下能達成美好的遠景麼？筆者於近數月間由華北而華中而台灣，看到許多工鑛事業，心情覺得沈重，我們相信華中也有豐富的資源，像當塗馬鞍山大冶鐵山的鐵鑛，贛南的鎢，銅陵陽新的銅、湘潭的錳、新化的銻、水口山的鉛鋅、以及所謂最近將設法增產的湖湘、湘江、中湘、醴陵、贛西、觀音灘、永邵、湘永、湘南、南嶺、鄱樂、淮南、等煤鑛。但這些廠鑛所面臨的困難亦不是一言可盡的。譬如說：（一）治安的不穩：徐州附近的戰事，使淮南大中等鑛大受影響；武穴的一度失守，使僅一江之隔的華中鋼鐵公司，源華、利華煤鑛，華新水泥廠等得隨時準備應變。廠鑛擁有龐大的資產和人員，如果天天在過杯蛇弓影的生活，其工作效率是不難想見的。（二）資金的缺乏：通貨膨脹同物價直線上升，除了煤鑛紡織業外，普通工業成品（尤其是冶煉，機械等）的價格總是追不上成本。所以投資工鑛的利潤，遠不及做黃金美鈔的投機生意那樣利益優厚，即使以有希望賺錢的煤鑛而論，除非國家貸款，很少人願意投資購買機器而等上一年半年再獲利的。不僅資金來源困難，在現在經濟局面下，法幣的貶値、器材原料的飛漲、運輸的阻滯、市場的風險、成品的積壓，在在逼得廠鑛普遍的叫窮，因爲資金週轉不靈的結果而萎縮減產以致於倒閉。（三）器材的困難：華中各廠鑛沒有叨勝利的光，敵人沒有留下多大建設，大都靠戰前遺留下來的舊機器或善後救濟分配到的些微器材。如果要想購買機器，外滙的請購就相當的不容易。入口許可證、運輸、關卡、檢查，處處都有麻煩。讓你多化錢、多費力、多嘔氣。（四）運輸的阻滯：一個鑛廠如果沒有便利的交通來配合它原料、器材、產品的運輸，要發展是很費力的。京滬鬧煤荒，秦皇島開灤的倉庫却脹飽了煤，逼得它減產。無獨有偶，武漢鬧煤荒，湖南楊梅山的煤鑛却因存煤不能運出，以致資金壓積而減產。你說平津、平綏、北寧等鐵路因爲破壞而行車不暢，但粵漢路行車更糟糕得出奇，行車時刻表形同虛設，脫班可脫十餘小時，任何一班車都得到車站去打聽，特別快車同慢車不分。在蒲圻買六十萬一噸的煤，運到武昌要買一百四十幾萬（去年十一月間）。那些土煤窰老闆一談起運輸就搖頭，並向你訴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關節。如果要發展華中工鑛，恐怕也要從整頓交通着手。

此外如一些弄巧反拙的管制，官僚資本的聲勢逼人等等，都在阻礙着工鑛建設的進行。

台灣比較起來是安定而近在生產的地方。這裏有較通暢的運輸，充足的電力。這裏煤鑛每月出產可達五至十萬噸，油鑛探勘處可月出汽油七萬多公升，糖業公司的年產量正要從十萬噸增加到三十萬噸，碱業公司每月可出固碱液碱近四十萬公斤，水泥可月產十餘萬噸，紙業公司可月出洋紙紙漿等五十餘萬噸，肥料公司可出各種肥料近二十萬噸及電石氣等。鋼鐵機械公司的三十噸爐也在作業。還有大規模的煉鋁廠、煉油廠、金銅鑛都在生產。

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台灣的資源並不豐富，不能同東北華北相比。它的煉油廠用的是伊朗原油，鋁廠要仰給荷印羣島的鐵礬土，鋼鐵廠要從海南島運鑛砂來。煤層分佈雖廣，但很不規則，很薄，如果要再增產到每月十萬噸以上就相當費力。並且它也免不了受戰局的不安定而有資金不足等等的困難。而尤其應該注意的一點是，現在台灣的工業，差不多全仗敵人留下來的器材在週轉，在生產。如果國內局勢再不改善，而不作補充或發展之計，則這筆洋財總有吃光用光的一日，到了捉襟見肘之時再來補湊就不容易了。

對於當前工鑛建設亟亟可危的險象，各方的呼籲——像北方請願團，青島工業請願團等——已很多，有的呼求工鑛貸款的開放，取消管制，撥給官價外滙……有的懇求並等待美國的合作。有的人還板起臉孔說要如何改進技術，如

何加強管理。……政府亦今天討論原則政策，明天擬訂計劃辦法等等。筆者是一個技術人員，他親切體念到面前黑黝黝的深淵，他眞想不出逃遁的辦法。

假如中國的內戰還不停止，則我們過去多少年來多少血汗所換來的一點點工鑛基礎，都要摧毀得一乾二淨，把我們的國家倒退一二百年去了。

美國的錢在中國用到什麼地方去的

Where Our Dollars Go in China

Maxwell S. Stewart

The Nation, Feb. 7, 1948.

由於國會中少數囂張的共和黨的刺激，美國國務院在其鉅額海外援助的計劃中，勉強決定了給中國三億美元的援助。爲了「阻止共產主義的發展」，美國國務院的經濟計劃裏，固然常包括援華的一筆費用，可是在馬歇爾的計劃中，援歐總先於援華，而其原因亦不僅是地理上的。復興歐洲的設計，早經羅織爲一種特殊工作：於五年之內使歐洲在經濟上立定脚跟。但無人敢說一箇月給中國二千萬美元，對於中國的復興有何補益。也沒有人敢相信那筆錢會阻止住中國那使其國計民生凋敝不堪的通貨膨脹。沒有人能設想那筆錢的好處會涓滴歸公，歸到那些如大旱之望雲霓的中國老百姓身上。馬歇爾國務卿早就作過坦白的公告，美國務院之欲爲中國策劃一箇七成效果之設計，猶「至爲棘手」。

可是傳聞近頃來美的中國國民政府財政使節，正在華盛頓慫恿美國增加其對中國現政權的援助額至五億美元。而與此相呼應的，便是有些共和黨員敦促減少援歐費用，用以增添對華的援助。共和黨黨員夢想不到那些錢都是擲諸虛牝的，他們的增援論據主要還是政治上的作用。共和黨說假使在經濟上有支持希臘、義大利和法國，而使其成爲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之必要，那末中國也一樣需要支助，因爲中國共產主義的威脅更見得嚴重。

對於上述論爭的答案甚多，但美國國會議員却很少有言之成理的。歐洲的受莫斯科操縱的共產黨，其活動和共產黨國際情報局相脗合，而中國的共產主義，多半以本國的農民運動爲發軔，至今很少受到莫斯科的物質上的援助，這兩者中間的重要區別，很難加以解釋，甚至連解釋都是極危險的。通常的美國人，惑於國民黨的有力宣傳，殊難置信於此種區別之存在。同樣的是對於國民黨獨裁的壓迫性質，美國人很少知道，國會議員知道的更少。對於中國的尤其是農村間的，那種使政治基本變革成爲不可避免的潛勢力，他們更不瞭解。

在未通過增援中國國民政府之前，美國議會中的共和黨人或許會質問到過去自抗戰勝利以來所供給中國的價值超過二十五億美元的救濟物資，究竟怎麼樣了。聽到了魏德邁將軍和其他人士對於中國國民政府的普遍貪污與腐化的攻擊以後，假使共和黨人不去追究到上面所提的二十五億美元的下落，那麼在下次總統競選裏將不能獲取選民的支持，因爲他們沒有給美國的納稅人以利益的保障。

× × ×

事實勝於雄辯。自從抗日戰爭勝利那天直到今年年頭，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給中國的——無論是信用借款、賸餘物資、直接的軍事支撐、或其他方式的援助——人力物力的總值至少在二十六億一千七百五十萬美元以上。有人估計已超過三十億美元。據外交政策協會的估計，單單軍事援助即達八億四千五百萬美元，此外再加上交給南京政府的賸餘軍需物資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所分到的四億九千二百九十五萬美元（包括行政費用在內），其餘的部分則爲進出口銀行的信用放款、租軍法案的物資、以及雜項援助。

聯邦政府在戰後讓與中國的賸餘軍需物資和其他供應的下落，將無人能知其詳。這類物資供應，對於援助中國復興戰毁工業和穩定金融之眞正價值，是成問題的。大量的物資都入私人掌握，他們拿來當作投機買賣，甚至聽其生銹和敗壞。卡車和別的工具，本打算充作經濟復興之用的，結果被軍方拿去用之於內戰。

聯總救濟基金之轉化爲軍事、政治、和私人的目的，其事更爲卑鄙無恥。行總對於聯總供應物資的誤用，中國政府經手人對於物資分配職務上的受到指謫，部分的見於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可靠的美國報紙上。詳情則由聯總雇員和無黨無派的中國消息所洩漏。一九四六年六月，三百名聯總雇員署名致函聯總署長拉加第亞，訴述聯總物力人力之被不法操縱，以及他們的努力目標之被漠視。他們宣稱：「價值不貲的供應物資被浪費了，被擱置敗壞了，或賤賣了，而挨餓的人仍繼續挨餓。……供應品積於倉庫，不發放給需要的人和饑餓者。」據說有三百輛聯總的卡車在一箇月內被行總賣給掮客，由掮客轉到政府軍隊的手裏。在一箇內戰區裏，聯總的一箇高級人員發覺那用來救濟饑民的麵粉却被分配給那些由內戰烽火中逃出來避難的地主。那些難民「身被綺羅，或西裝革履；他們雇了苦力用黃包車搬運麵粉。」

中國國民政府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間，訂有契約，國民政府表面上同意於聯總通行於世界各地的不偏不倚一視同仁的原則。契約中註明：

> 任何地區救濟與善後工作之執行，必須視當地人口之需要而作公允之分配，不得因人種、階級、以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所歧異。
>
> 無論何時，善後救濟之供應不得利用爲政治武器，物資之分配，應不偏不倚，一視同仁，不應視人種、階級、以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所歧異。

可是兩年來聯總高級人員想以大量供應物資分配給解放區中一億以上的中國人民的一番努力，都付諸東流了。據非正式估計，爲六十名聯總幹部人員所提供的報告，善後救濟總署運到中國去的一百八十萬噸物資供應中，分配到中共所控制的地區裏去的，猶不到全數百分之二。聯總

運送供應物資到中共所控制的口岸去的船隻，却遭到國民黨空軍駕着美國飛機的轟炸。聯總高級官員如拉加第亞、洛克將軍、克萊夫蘭和其他人員，雖一再努力折衝，要想把供應品運到那些地帶去，但始終由於地方當局（國民黨和軍隊首領）之虛與委蛇，不履行南京政府的諾言，終成泡影。最後，聯總於無可奈何中，在一九四七年夏秋之交，起而直接行動了，把所有的供應品一股腦兒裝運到華北，也不去管那些是給中共地區的，那些是給國民黨地區的，祇要在那一年年底以前把一切交付與國民黨就算完事。

論到聯總在中國的行事，密勒士評論報曾含譏帶諷的說：「由於差近五億左右的現款和實物的輸運來華，不管效率低到如何程度，中國無疑的終得稍蘇困乏；但是我們亦不得不這樣說：聯總善後救濟的目的，祇達到了極小的一部分，許多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卻同時成了事實。」

× × ×

美國曾將價值將近十億的軍需援助付予內戰中兩造之一，嚴格說起來，這是違法的。一九四六年六月，馬歇爾將軍那時以駐華特使的身分，要求美國國會派遣少額軍官團赴華，以充整編中國陸軍的顧問。那個時候的計劃，是把國共兩方的軍隊整編統都包括在內的。美國國會却始終沒有認可。而美國的駐華軍事代表團（MAGIC）非特沒有撤離中國，反而擴大了活動，以助國民黨。最初那個代表團的任務，原是限於有關軍隊之機械化、軍官訓練、以及非戰區的種種軍事活動等類之顧問工作，人數僅七百五十名。可是近來代表團的軍官却在臺灣訓練參加內戰的國民黨軍隊。馬歇爾將軍在國會中透露出消息，連軍官團的人數甚至也暗暗的增爲一千名了。另外一羣美國海軍軍官和人員，未經美國國會的通過，也被聘去訓練在青島的國民黨海軍。

有人相信魏德邁將軍的未曾公開的報告書中，指陳了——正如蒲立特那篇傳誦一時的報告書相似——中國國民黨的海陸軍，有在美國監督之下，加以大規模整編的必要。雖然這樣一來，足以構成直接參加中國的內戰，而美國國務院之反對此項計劃，並非根據於法理或道德上的立場，而實在是由於事實上的困難。儘管美國大量地資助他們，國民黨軍隊却不爭氣，顯得遠非那配備貧乏和較少訓練的共軍之敵。美國的軍事觀察家，看到在東北的那些國民黨精銳的機械化部隊，躲閃在城牆背後，以抵抗數量遠不及國軍的共產黨軍，都爲之驚駭失色。高級軍官因作戰不力或貪污而遭槍斃的，數見不鮮。鉅量的美國軍火和配備落到共軍手裏，連用來掩飾這番受援的虛張聲勢的仗也不打一個。

看到國民黨軍的那種狼狽表現，美國軍事觀察家於失望之餘，據說幾個月來曾力促蔣主席撤退他那朝不保暮的東北軍隊以及華北的軍隊，而退守黃河以南。大家都知道馬歇爾和魏德邁皆主張大量裁減中國軍隊，以期完成適應於現代戰爭的適當訓練和配備。有鑒於目前的軍隊私有制度之下，終難達到上述目的，魏德邁確曾堅持若要美國增援，必須受美國的嚴密監督，以作增援之條件。據說蔣主席本人倒有意接受這條件，却因國民黨中最右傾的CC系，恐受外力之脅持，致本身權力失墜，表示反對。美國國務院明知美國如不加監督，一切援助都等於擲諸虛牝，因此便對於擴大對華軍事援助的計劃，擱置不談了。

另一方面，那三億元的經濟援華案，國會將予通過，似乎是無問題的了。雖然對於這筆費用在表面上還要裝做毫無政治意義，未免有些滑稽，但是這筆數目中的一部分終於用去拯救國民政府的崩潰，是極其明顯的。沒有一箇美國人，甚至蒲立特，願意十億百億的無限止的去拯救國民政府的崩潰。便是那已經談妥的三億元美援，能否稍生效果或竟全部浪費，也得看如何用法。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大部分不能免於凍餒。倘使那三億美元用在購買食糧、藥物、衣被等東西上，再由美國從旁指導以分配於全中國的老百姓，那末這筆錢便算沒有瞎花。倘使即以其中的一部分付給南京國民政府，我們可斷言決不能達成該款所預期的目的，大部分都將化爲銀行裏私人的存款。同時那些平常呼籲直接援助國民黨的人，夢想着美國的錢可能「解救中國的赤化」，過去的經驗說明，美援僅餵壯了貪污，而其結果則使即使是十分守舊的中國人也將傾向兩惡相權取其輕的共產主義了。（本刊特約譯者譯）

狹路相逢

劉緒貽

身份•社會地位•與社會上昇的途徑

我們在社會中生活，和各色各樣的人接觸；在這樣接觸之中，發生各種相對的關係。此種關係劃定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也就是確定一個人的身份。有些身份，是基於生活中的因素，人在生下來時便決定了的。比如說，對於父母而言，我們有子女的身份；反之，我們有父母的身份。此外，因性別不同，我們有丈夫或妻子的身份；因年齡不同，我們有大人或小孩的身份；因聰明程度不同，我們有賢者或愚者的身份；因容顏不同，我們有美人或醜人的身份等等。除了這些基於生物因素的身份而外，我們還有許多許多基於文化因素的身份，是由社會規定，但往往可以用人力變更的。比如寨主或嘍囉的身份，官或老百姓的身份，社會賢達或販夫走卒的身份，工程師或工人的身份，地主或佃農的身份等等，都屬於這一類。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各種身份加起來，便是一個人的總身份，或者說是社會地位。不過，在決定社會地位的時候，有些身份是特別重要的，另一些身份則不太受人注意，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提到某人的社會地位時，常常只是指的他的某一種特別的身份，而不是他的總身份。比如說，當我們提到王守仁的時候，簡直不大注意他的丈夫身份，男人的身份，甚至平宸濠之亂的將軍的身份等等，我們主要的只是注意他的學者的身份。我們提到英國公主依利沙白時，我們不大想到她的女兒的身份、姐姐的身份、妻子的身份、一個聰明活潑的女性的身份等等，我們主要注意的，只是她王儲的身份，同樣的，我們提到福特、洛基菲勒、張羣等人時，我們也只注意其汽車大王、煤油大王、行政院長等身份，而忽略了他們的其他各種身份。這種特別受人注意的身份，往往是一個人從其所屬的社會階級中得來的，大都基於文化的因素，因此，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他所屬的社會階級及其相關文化型，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決定一個人在社會裏所能得到的各種滿足及其所能避免的各種痛苦的數目與份量。比如說，做官的人，至少是中國做官的人，不獨比老百姓吃得飽、穿得暖、性的滿足比較容易些；而且還有許多特權，是老百姓簡直無法染指的。譬如交通困難，老百姓拿錢買不到車票飛機票，而做官的人，則可以提前買票或者得到免票；外匯困難，老百姓的子弟無法買着外匯到外國去深造，而做官的人的太太、公子、小姐等則可以到外國去遊歷；抗戰的時候，老百姓在前線上戰死了，并沒有人過問，

而做官的人到過一兩次傷兵醫院，可能有報紙給他鼓吹，說他是「關心士兵疾苦」；老百姓被徵去了修公路，不會有人尊敬，而公路局長則到處有奉承的人。這樣的事，只要我們耐煩去想，可以舉出不知多少。反過來說，老百姓要當兵納糧，做官的人則不必；老百姓要受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剝削，做官的人也可以避免此種痛苦；老百姓不免於饑寒，做官的人（在目前，我們要把小官和眞正淸廉的官除外。）則可以腸肥腦滿。像這一類的情形，我們也可以舉出很多例子。同樣的，寨主比較嘍囉，社會賢達比較販夫走卒，工程師比較工人，地主比較佃農，其所得的滿足與所避免的痛苦的數目與份量，也要多得許多。

社會上，除了不正常的人以外，大都數的人都是願意得到最大滿足與盡量避免痛苦的。然而，不幸的是，社會上一小部份的人滿足，往往建築在一大部份人的苦痛上，因此，得到最大的滿足的人，或者社會地位最高的人，在每一個社會裏，總是很少數的人。所以，人們爲了要提高自己社會地位以求得最大的滿足，便得競相努力，培養各種可以、或者最能、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身份。這種身份的培養，便是社會上昇的途徑。

社會上昇途徑的性質與寬度

最原始的，也許是最現代的，培養提高社會地位的身份的方法，或者社會上昇的途徑，便是戰鬥。這是人和動物共有的。我們常常看見兩個公雞爲了要在一羣母雞前面顯威風，互爭雄長，不惜振羽懸鬥，有時弄到流血，就是這個緣故。但是戰鬥是一種極端痛苦的經驗。因此，人類，也有些動物，由於羣居生活的教訓，慢慢在戰鬥以外，找着一些比較和平的方式。通過這些方式，社會上有能力、有野心、有聰明才智的人，慢慢上昇，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是途徑，是各個社會裏都有的。

不過由於社會或者文化的不同，這種社會上昇的途徑，其寬狹多少，也不一致。大體上說，除了社會階級制度由遺傳而決定的社會以外，愈是在原始社會，或者分工愈簡單的社會裏，這種上昇的途徑，愈是狹些少些；愈是在文明社會，或者分工愈複雜的社會裏，這種上昇的途徑，愈是寬些多些。舉例來說，在哀斯基摩社會裏，一個人要想到更多的滿足，只好從打獵和宗教入手，因爲他們社會裏，只有最能幹的獵人和宗教領袖兩種身份，才能提高人們的社會地位。在我國西藏社會裏，一個人要想得到更大滿足與避免更多痛苦，只好從事喇嘛生活，因爲在西藏社會裏，只有這種身份最能提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在歐洲中世紀，除了貴族以外，人們還可以通過僧侶和武士兩條路，慢慢從下面上爬，以求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更多滿足。工業革命以後，歐美社會裏分工程度愈來愈深，這種社會上昇的途徑，也愈來愈多愈寬了。且以美國爲例吧，目前組成美國社會上層的人，大約包括工業家、大商人、科學家、工程師、著作家、藝術家、教授、高級文武官吏、以及自由職業者如律師、醫生、電影戲劇從業員等等。這些人在美國社會裏，都有其各自的地位與滿足，彼此之間，未必一定互相羨慕與忌妬，所以美國社會裏，一個人要想從下向上爬，得到滿足，避免痛苦，這種路是相當寬而且多的。不過這種社會上昇的途徑，并不能無限增加，美國之所以有今天，是由於文藝復興以後，歐洲人大規模的找出一個新的知識活動方向的結果。關於此點，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曾經大略談過，此地不再贅述了。

中國社會上昇途徑的窄狹

中國文化，自西漢以來，爲人們舖下的上昇的途徑，愈來愈狹，除了武力鬥爭以外，和平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讀經書，有時候附上一點風雅的調子。從後漢書起，我們的正史裏便找不出工商業者及游俠的傳記。社會上除了皇家以外，便只有教經書和以「明經」出身而做官的人，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得到最大的滿足，其餘各種身份的人，都得讓一籌。這種情形，可以從「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一詩中清楚看出。所以鹽商雖富，要是不能附庸風雅，總好像缺點什麼，在社會上不能十分抬得起頭來。華陀雖是名醫，所業也不過雕蟲小技。不是儒將，終難爬上軍隊的最高層，宋以後尤其如此。疇人傳裏的人物，更給人忘得乾乾淨淨。因此，凡是有能力、有野心、有才智的人，都只好準備十年寒窗，走這條「明經」的狹路。

這種社會上昇的途徑，爲西漢的統治階級着想，未嘗不是一種「有用的辦法」。但是，正如其他各種文化裏的各種「有用辦法」一樣，末流所及，往往產生一種嚴重後果。因爲我們知道，尋求最大的滿足，盡量避免痛苦，這是人性。基於人性的力量、尤其是社會力量、不可過度壓抑，否則，超過了一定極限，便會如野火燎原，是絕對無法阻止或反抗的。既然人性在尋求最大滿足與盡量避免痛苦，所以，間接的，各人企圖提高自己社會地位，也是一種基於人性的社會力量。如果一種社會上昇的途徑，能容納這個社會裏所有的，或者大都多數的有能力、有野心、有聰明才智而須要向上的人，則此社會上昇的途徑，是一種維持社會和平的工具。如果一種社會上昇的途徑，不能達到此目的；或者原來能達到此目的，後來因爲時移勢易，而不能達到此目的，則在社會下層的那些大多數有能力、有野心、有聰明才智而須要上進的人，便會不安於位，而要另尋途徑，以求得到更多滿足。此種時候，如果統治階級不認清，或者不能認清，這種基於人性的社會力量的不可抗性而力求改革，但一昧盲目的維護自己既得利益，武力鬥爭便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假如我們仔細研究中國漢以來歷代的變亂，如東漢張道陵張角之亂，唐朝朱泚，黃巢之亂，明末張李之亂，淸時洪、楊之亂，便可以淸楚的看出，這不是些「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問題，而是一種不公平不合理的問題。此種問題，除了公平與合理以外，沒有其他任何解決的辦法。

清末以來，我們是在尋求新的社會上昇的途徑，但不幸的是，我們的這種努力，只從廣大的農民羣中，選出了一大批有能力、有野心、有聰明才智而須要從新途徑向上爬的人，然而因了根深蒂固的傳統關係，社會上實際能給人以最大滿足與盡量避免痛苦的，還只有做官（包括文武兩種）與教書兩條路，（如今似已只有做官一條路）。因此，這些新途徑仍然壅塞着，大家只好擠在這條傳統的狹路上，無論學什麼的人，都跑到官場中去鈎心鬥角，爲自已的戚族朋友打算。但是，如果我們認淸這種基於人性的向上的社會力量之不可抗性，我們便可以十分明白，除非我們作全盤而澈底的打算，一切剜肉補瘡的辦法，（包括武力與裁員）決不能根本的解決問題；問題不根本解決，這種局面是維持不長的。何況，我們獲取知識的活動，（這種活動又是我們不得不努力的），還在繼續不斷的製造這種向上的力量呢？

三七，二，六・珞珈山

提高稿費（第十四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四月一日起，每千字改奉國幣三十萬至五十萬元。此啓

現階段的戰局總檢討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戰局現階段是個重要的關頭，全面攻勢將隨着春暖花開到來。兩方都已經拉滿了弓。箭，有的已經射出去了，有的還沒有離弦。三十多年的內外戰亂，血染遍了祖國的大地，一草一木都在血裏生出來還等待着血去沃養，多慘痛啊！天有好生之德，人有好殺之念，今年的春天充滿了酷殺的秋意。看吧，遍地烽烟，搏鬥尖銳，幾百萬生靈會在這個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毀滅。

西北

就是去年這個時候——三月十九日，國軍胡宗南的劉戡董釗兩兵團打下延安，但是撲了空，並沒有擊潰共軍的主力。胡宗南這個神祕的不娶將軍，居然因為延安攻下，素志得償而結婚了。（抗戰勝利時他並沒有結婚，）他該是如何興奮高興，以為從此西北可以稍安了，十年戍守自此可以稍鬆一口氣。那曉得當時就有晉南富饒之區的易手，山西人諷刺他是以一隻肥牛換來了幾條雞筋。中共中央始終宣稱沒有離開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還在那裏呼喊。陝北的一條主要公路咸榆路始終沒有打通，榆林曾經兩次被圍，情況嚴重。清澗一役以後，國軍開始感覺到味道不對了，於是延安外圍據點相繼放棄。而且黃河凍結期間，晉陝之間冰橋千里，來往自如，使得中共中央直接指揮的部隊，日益壯大，在國軍收復延安週年之前，他們開始反攻。宜川戰役，劉戡殉職，聽說國軍折損兩萬多人，西安震驚，全國矚目。西安電訊寥寥，更增了一般人對西北的疑慮。西安已經不安了，延安將怎樣渡過他的收復周年紀念呢？到三月十九日，兩方都會有個「去年今日與今年今日」的不同的感覺。

胡宗南是政府多年在西北培育的「防共長城」，打下延安洩了氣，丟了晉南，丟了豫西，清澗宜川兩戰失敗得更慘。在河北石莊望都全軍覆沒的也是他的部隊。他的兩年來的戰績，不能不教對方笑他不過是個「銀樣蠟鎗頭。」政府教他經略西北，大量擴軍與作育幹部，不知花費了多少金錢，抗戰時期大公報王芸生先生論諸葛亮，認為諸葛亮在西北上不能利用西涼馬超，使他名列五虎上將，老死成都，是個大的失策。現在政府在西北上還有馬超嗎？早已經沒有了。傅作義已經由沙漠走向海洋，寧馬青馬雖然奉中央正朔，但是他們是否願作回紇或李克用呢，那就不知道了。民主將軍張治中，穩坐在蘭州的興隆山上與成吉斯汗作伴，他對西北會有什麼辦法嗎？新疆問題也使他困惑，放也放不出去，拉也拉不回來。宣傳了很久的西北剿匪總部到現在也還是拿不出來。

在西北地方情形複雜下，共軍易於鑽隙。胡宗南可以宗南而不能安北，他失去了威望，就等於西北防共長城的潰決，所以局面的危險，並不減於東北。可是西北大地，在美國軍略家的腦子裏，認為是亞洲防蘇的重要基地，那廣漠的荒野上也有重要的資源，如酒泉的石油，積石山的鈾礦，雷諾探險隊就要到青海去探險了，這條距離蘇聯腹地最近的亞洲大陸上的捷徑，中美雙方是不會忽視的。可是如果關中漢中有了問題，那西北不也就成了斷弦的風箏嗎。

中原

潼關以外的豫西，自從陳賡過河後，隴海路已經破碎不堪。河南全省縣境完整的縣分不到十個。汴、鄭、洛、三大城原來還可以相通，現在共軍又已開始對洛陽進攻，突入城內，激烈巷戰，汴鄭間的鐵路也破壞了，這個中原戰火是不容易撲滅的。去年劉陳過河時，就高喊着今年渡黃河，明年渡長江。國防部長白崇禧使用國軍僅有而訓練還沒有完成的第二線兵團，算是搶護住長江，但共軍的企圖不會就此止步，軍方人士估計共軍渡江絕不敢強渡，一定是要偷渡。強渡也好，偷渡也好，他如果是大部隊的戰略過江，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一）在江北根據地已經建立，過江後足以控制長江交通，不能使國軍將後路切斷；（二）在江南的地下活動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過江後馬上可以得到接應與嚮導。如果這兩個條件不成熟，他是要攷慮到戰略過江的延緩的。國軍今年清剿華中的計劃，不僅是專為了安定華中，更重要的目的是在打破共軍渡江的企圖。長江並不能比黃河，更不足以依為天塹，要想在江南死守住長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不要說是現在，就是在古代沒有現代戰爭利器的時候，每一個朝代的南渡，都是等於苟延性命，而最後還是完事大吉。

至於非戰略性的渡江，共軍在監利在武穴都已經試探過了，蘇北的共軍一部丁錫山部且一度取道海路到上海外圍。記者前曾判斷共軍在長江下游三月廿九日前後，會在大江南北發動攻勢，給政府召開的民選國大湊湊熱鬧，丁錫山部雖然被宣稱消滅了，但蘇北戰爭正急，東台及皖境天長均一度吃緊，漣水阜寧不守，陳毅倦遊歸來，想重建蘇北根據地，已開始與張雪中李默庵周旋，蘇主席王懋功不得不晉京報告。政府直接治下的江蘇如此不安寧，共軍除了想回蘇北重建根據地外，也是為給國大一個臉色看。

從中原到長江，政府視為今春戰略重心的安危所在，但共軍是否也這樣看法呢？他有他的戰略企圖，他卻不一定將重心放在這個區域裏。他是分區攻防，整體配合，原則上雖是「北邊緊打，南邊緊竄」，卻到處在主動的找機會尋隙蹈瑕，使國軍疲於奔命。

蘇魯

蘇北魯南原來都是陳毅的根據地，他有十三縱隊，二十萬左右的兵力，現在他準備從魯西、豫東、皖北、向東去重建蘇魯根據地。山東被丟後面，津浦通車，幾個月來魯境無大戰。國軍為了增援東北，范漢傑兵團一部北調，最近第八軍長李彌又奉命晉京，也有北調的消息。魯省國軍兵力單薄了一些，於是魯西魯中和蘇北近來都有戰事。膠濟路西段國軍原準備於三月上旬動工搶修鋪軌，以淄博之煤運濟濟南，共軍卻沒有等待鋪軌，就又開始向膠濟西段進攻，淄川被圍，大洪礦地激戰，張店周村桓台撤守，戰事蔓延到濟南以東六七十里的龍山地區。魯西定陶一帶仍在激戰，陳毅主力要想重回魯南蘇北，津浦路浦濟段還有再被破壞的可能。駐在徐州的「陸總」，管轄蘇皖魯豫四省邊境，作戰對象主要的是陳毅。陸總郭參謀長十三日對京滬記者團說「逐出要地，逼至絕地，置於死地，乃當前撲滅共匪之良策」。陳毅過去是被逐出要地了，絕地還沒有到，死地更不知在那裏。他又說「要緊追猛趕，使他跑死餓死。」可是陳毅現在還在跑，餓死不死要待以後事實證明。

為了打破共軍的渡江企圖，要在共軍的側背上肅清華中。肅清華中，徐州仍將成為主要基地，因為中原破碎，已經沒有完整的基地。在九江漢口前堵，不如在徐州後追。陸總的緊

追猛提的作戰計劃，或許是根據這種想法決定的。

東北

東北的危急老早已經表面化了，儘管東北行轅封鎖消息，檢查新聞，不利的消息還是一樣的會傳出來，這就是中國的一句俗話「紙包不住火」。遼北的穀倉四平已經失守，被丟在背後的永吉已經自動撤守。從戰略上吉長兩地早已失去戰略價值，只是政府爲了臉面，爲了不得不對某些方面負道義上的責任，爲撤退的技術問題等，不得不苦撐。所以宣傳很久的放棄吉長，始終沒有實現。共軍也看澈了這一點，五次攻勢以後，就不再對吉長攻擊了，讓那兩顆死子自生自滅。在國軍這一方面，却不能讓他自生自滅，要想辦法將那兩顆死子拉回來，鄭洞國幾次視察吉長之後，終於自動撤退永吉了，共方宣傳他「克復」永吉，斃傷國軍五六百人，從這個消息裏可以看到，六十軍已經全師以還，回到長春。撤永吉的目的有沒有積極的作用，姑且不談，但是在內戰兩年中，這是國軍主動轉進第一次的成功，多少孤立在共區的據點是沒有方法突圍的，突圍就是全軍覆沒，如永年、如聊城、如石家莊、如運城、不勝枚舉。六十軍與新七軍同在長春，糧食給養都成問題，還有那末多政府的義民，捧場綁脚，將來是固守長春呢？還是再來一次主動的撤退呢？看鄭洞國有沒有第二步的做法。可慮的是四平街又告不守，吉遼間又失去了一個踏脚石，共軍始終在梅河口遼源兩方面集有重兵，監視着中長路及四平街，四平據點既被拔除，長春更形孤立，那裏的國軍再想突圍轉進，恐怕比永吉還困難得多。所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長春也或許還要苦撐一個時期，可是攻下四平後的共軍，第二個攻擊目標，可能就是長春。

東北冰雪融化以後，瀋陽外圍情勢漸趨穩定，當共軍在外圍北撤時，鄉村裏留下很多佈告，說是春耕的時候到了，要老百姓好好種田，他們也要回去從事農村生產。河北方面傅作義掃蕩香河寶也說是爲了保護農民春耕，天哪，鄉村在兵荒馬亂中還能種田嗎？中國農村如果沒有人保護春耕，佈告安民，也或許還勉強可以耕作，正因爲兩方面都來了保護者，春耕倒成了問題。春季攻勢可能幾百萬生靈的犧牲以外，還要誤了農時，使今年中國有更大的饑荒。

富產大豆高粱的東北鬧着糧荒，瀋陽的存糧僅能維持一個月，用空運來解救糧荒是不可想像的事。國軍對於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瀋陽，雖然在萬分困難中也要堅守，那末，國軍將怎樣堅守瀋陽呢？據說目前東北國軍決定要用全力暢通營口與葫蘆島兩個海口，確保錦州瀋陽兩個據點，打通北寧線，向遼西求面的開展。這就是「兩口、兩點、一線、一面」的說法。基於以上這個要求，熱河的戰略地位更加重要了，政府以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指揮冀熱遼邊區軍事兼主熱河省政，一方面是給東北華北兩戰區打上一個破綻，另一方要他打通錦承交通，擴展關內外走廊，增加北寧線的一個輔助線。范氏十五日在熱河就職，當天就又隨李宗仁主任飛回北平，日內即轉赴錦州指揮軍事。他這樣來去匆匆，說明了國軍對東北一個退一步想的計劃，爭取熱河，支援東北，屏障華北，即使東北情況更險惡，也要把共軍封閉在長城線外，不教他佔領了東北，壓垮了華北。

華北

華北自從傅作義出任五省聯帥後，除了淶水一次大戰外，沒有大的接觸。春節以後，他在各地掃蕩，打擊邊緣地區的地方武力，來準備春季的大規模的戰事。香河掃蕩戰中，剿總公佈的消息，消滅了共軍十四、十五兩軍分區的部隊五六個團，斃傷兩千多人，俘虜了二百多人。他比孫連仲聰明，能夠靈活運用兵力，把香河戰役一結束，就把一部分主力移用到平漢線了，那時冀中共軍正在保定發動攻勢，見他有備，就又萎縮回去了，現在平保線上又趨平靜。

傅作義名義上是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但事實上晉中他管不了，冀熱遼邊區又有范漢傑總部，熱西還是由十三軍負責，他比在察綏時所增加的担負不過是河北平津，以軍力論，他還可以對付聶榮臻。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到任之時，就宣佈無條件服從傅總司令，一個月來天天在研究着軍政配合方案。另外冀平津自三月一日起在煤鹽布鹼中加徵自衛特捐，廣籌地方戡亂經費，華北如此的作戰及經濟體系，一部分人自信這是最後的有效的辦法，楚溪春曾經表示，孫仿魯先生不搞了，可以交給我，我要不搞了，就無人可交、只有交給共產黨。所以省府在改組時，地方上曾對人事表示意見，現在這個問題已經過去，大家在看這位出自閻錫山部下的將軍對河北有什麼辦法。

看情形在軍政配合上，一時沒有問題，至於在純軍事方面，傅作義也有他的嚴密部署，平綏平保均有重兵，以騎兵巡邏兩側，步兵堅守核心及幹線，竭力在平津保三角地區用王鳳崗作成一個「活眼」。他担心着東北壓力的到來，他也顧着察綏後方的空虛。但是在今年春季中全國各地戰場上比較着看，傅作義還算是一個比較優勢的地區。河北現在雖然沒有達到察綏的小康局面，在傅楚兩位算盤打的精的將軍主持下，不能不說較前穩定，所以最近傅氏飛回張垣安排察省的人事，大概他以爲可以在河北站住脚了。然而河北問題也不如此簡單，平津兩市是兩隻大包袱，傅楚得竭力的揹他，他不願自盡義務，自衛特捐，算是一種增加戡亂力量的酬勢。看自衛特捐是否會發生自衛的效用。

河北的兵力是足以應付今年共軍的春季攻勢的，但是一張梧桐葉子的落地，並不能就算是秋天，一切應從全局看，認識分別的個體，才能認識整體。對整體認識了，對個體認識得更清楚。只看見樹，看不見森林是不成的。今年春天就是打不下去而還得硬打的重要關頭。見高低就在今年春天。

（上接十一頁）

可能。此次會議，陳誠未出席，值得注意。參謀總長易人，當在行憲新政府成立時。何應欽將軍已啓程返國，並否認競選副總統。渠將出掌軍權，乃必然之事。問題在於名義。一說仍爲現在體制之參謀總長，一說將任國防部長，而國防部改制，參謀總長直接向部長負責。關於此一問題，立法院前曾否決現在參謀總長直接向主席負責之制度。此事值得注意。

現在整個的戰事情勢是這樣：東北方面，遼西走廊始終未澈底打通，營口又失陷，國軍陸海補給綫均被截斷。二十萬以上的大軍，作戰所需物資，純賴空中補給，消耗之大，難以想像。四平永吉之失守，使這個三角區域的互援形勢不存在，長春成了絕域孤軍，如何堅守下去，是一個謎。對方現在是全操主動，運用自如，目前似乎停止南攻瀋陽，北上合圍長春。這兩天長春的戰訊，突然沉寂起來。華中各戰場方面，豫鄂皖邊境的圍剿，極其成功，對方五月渡江的根據地，不能鞏固建立。最近洛陽之戰，陳毅分兵乘虛擾濟南，攻蘇北，都是用圍魏救趙法解救劉伯承的頹勢。這一竄擾相當收效，國軍的部署又被擾亂了。

軍方的看法是這樣：濟南可保無虞。惟自范漢傑兵團北調後，魯省國軍不能保持優勢兵力，陳劉分兵回竄，沂蒙大巢的再建立，魯境局勢的改觀，殆難避免。去年大半年苦戰的成績，將要付之流水了。蘇北雖然激戰方酣，其

（下接十二頁）

國大、政局、戰局

褚光明

國大景色

（觀察南京通信）

國大代表報到，已經於本月十八日開始。現在各地代表，紛至沓來，日有數起。國大季節又降臨了。市政措施，一切都向國大着眼。除了國大祕書處特約的旅館餐廳早已掛起引人注目的招貼外，各種商店，也都準備優待國大代表之類的廣告。對於蕭條的南京市面，國代們之來臨，宛如打一針繁榮的興奮劑。

每一代表月領膳費一千四百四十萬，宿費九百萬，如果會期超過一月，再行補發。另外每人辦公費一千萬元（暫定）。旅費聞達四千萬。當然，代表們自已也要帶錢來南京零花的。各省市地方當局，照例要致送一點敬意，其名亦爲旅費。上屆制憲大會時，某省當局曾創最高峯，每位代表致送三千萬。今年的法幣更不值錢，平均每位代表從當地獲得一億的路費，不能算是高的估計。至於縣政府的敬意，可以不必估計數字。到會的代表，據估計將達兩千五百人，每人所領得的路費公費及地方當局敬意等，暫以二億計，合共五千億。這批來自偏僻小縣的貴客，既到首都，免不了要購置一番，應酬一番。這五千億法幣投進南京的消費市場，一般物價要高跳若干倍，等四月的事實來證明吧。

不過今年的國大，和大選時情形一樣，在民間的反映上是相當冷淡的。前年的國大，還曾經引起若干興奮。有人解釋是生活使人們痲木，這話不能算錯。不要說民間，就拿新聞報紙來說，前年國大前的各種報導，緊張熱烈而豐富。但現在的報上，是如何貧乏和敷衍其事。報還是這幾家報，人也大致是這些人。爲什麽前後判然有天淵之別呢！

按照法定國大代表總人數，應有三千數十人。到會者估計有二千五百人，實到的可能少於估計數。這未到的五六百代表，包括作戰區域新疆和西藏。這意味着時局是如何的嚴重啊！

幾日來和已到的代表的接觸談話中，聆悉了很多高見。他們關心副總統人選，研究五院院長屬誰？有的主張修改憲法，擴充國大職權。有的主張軍人應脫黨籍。更有人主張憲法第一條就要改爲「三民主義共和國」，刪除那些民有民治等囉嗦字眼。也有人訴說地方疾苦，但所訴說的，多半是地方當局的疾苦，士紳和工商界的疾苦。關於全國人民迫切的要求是什麽，這些來自民間的代表，除了戡亂建國而外，沒有說出其他的名堂。也有少數較老實的說出「生活」兩個字。

這一次國大的會期，不會超過一個月。三月廿九日開幕後，必然用每日兩小時的預備會議來拖延時間。正式會議的日期，最多十日，因爲大會除了選舉總統副總統而外，似乎找不出什麽要題。至於修改憲法之類的問題，也無非是把憲法官讀幾遍，吵鬧一番，混混時間而已。

政治動態

在美國，大總統的選舉是最熱鬧的政治季節。新大總統產生後，整個的政治局勢要爲之一變。因爲新總統是代表另一政黨執行新國策。可是今天中國的情形則不然。由主席制改爲總統制，執政的還是國民黨，民靑兩黨祇能算是參政。至於國策，依然是一個——戡亂建國。在這樣情形下，政局不會有變更。充其量，政府內人事有一番變更而已。

國民黨中執會臨時大會定二十八日召開。第一個議題是決定總統副總統提名方式。現在有兩種意見在爭執。一種主張自由競選。總統副總統提名，依照選舉法，由國代一百人簽署提名。另一意見主張政黨提名方式，由黨決定人選，再發動黨員簽署提名。這一爭執的焦點在副總統而不在總統。大總統必然是蔣主席膺選，不問提名方式如何？可是副總統的垂涎人很多。在大會堂內有把握活動多數票的主張簽署提名，自由競選。沒有把握的主張先由政黨提名，利用黨的力量來支持。提名方式決定後，接上第二個議題是副總統候選人的人選。孫科當然是候選人之一，李宗仁也準備參加，聲勢很盛。于右任，程潛，何應欽均將參加。據說蔣主席有意支持何氏。如果簽署提名，李宗仁希望最大。如果先由黨提名，孫科，何應欽等佔便利。不過李氏已公開表示，即使黨不提他，他也要照選舉法規，聯絡一百名代表簽署提名競選。臨中會的第三個議題是五院正副院長和部會長的人選。因爲蔣主席當選大總統後，就要提出行政、司法和考試三院正副院長人選。這批人選，先交黨來決定。至於立法監察兩院正副院長，雖由立監委互選，而黨也須先決定人選，再發動黨籍委員去投票。現在臨中會雖未開，院長人選，大體上可以推測出來的：最重要的行政院，張羣可能蟬聯。立法院非孫科即陳立夫。吳鐵城與張君勱亦有可能。司法院王寵惠。考試和監察兩院不甚重要，人選也無非是戴傳賢、伊琦、于右任、鄒魯、王雲五、邵力子等而已。會上亦將討論下列問題：（一）副總統能否兼立法院長，因爲憲法上無明文規定可或不可。（二）立法院多數派能否按英國例，出組政院。因爲憲法雖規定立委不得兼官吏，但可以按意大法官來解釋憲法，規定立委可兼政務官而不可兼事務官。（三）軍政人事。（四）黨團員登記問題。

有一個問題可能成爲臨中全會的議題。簽署國代與中央提名人之爭，最近雖從中常會決定分任法，兩方面各做一半任期。不過雙方對這個辦法都不同意。簽署國代表示開幕典禮時全體去參加，不承認什麽一半不一半。如果廿八日前眞不能解決這一糾紛，臨中全會必須要討論一個辦法，用黨的力量去解決。

另一個政治要聞是張羣院長久病未愈。自上月中旬和諸飄忽一陣之後，張氏稱疾，閉門靜養。病況究竟如何？杳無訊息。有人相信，這個古怪的病，可能影響張氏未來的組閣。

戰局的變化

近二週來蘇北戰事轉緊，洛陽爭奪戰，濟南吃緊。在東北，永吉撤守，四平淪陷。共軍有圍攻長春之勢。這一連串的戰事變化，是不是共軍的政略性的攻勢，存心給國大看看顏色呢？照理說，大會之前或大會之中，在全國民意代表之前，政府應該力爭一二處軍事上的顯著勝利，藉代表之口，鼓勵民心，退一步說，也要力求各戰場的穩定，讓大會在安定的空氣中進行。否則，在會期之中，吃了敗仗，或喪失一兩座名城，還將使代表驚心，國大減色。華中區綏靖會議之召開，除了檢討戰略的目的而外，不妨加一個政略的目的，就是華中各戰場加緊防範，以免有破壞大會情調的事發生。

這次華中綏靖會議所討論的主題，是總體戰方案，內容已經透露，嗣後各綏靖司令官有保薦縣長專員之權，有監督黨務之權，黨政軍一元化，換言之，華中八省實行澈底的戰時體制，防止五月渡江之說。這個會議和國大先後召開，確實是個意味深長的對照。綏靖會議決定華中剿總暫緩設立，先設八省綏靖主任。人選以顧祝同呼聲極高，日來忽傳張發奎有出任

瀋陽春愁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春暖雪融，瀋陽在鼙鼓狼煙中拖過了漫長的嚴冬，如今又陷在冰雪消融的泥淖中了。熙攘的人羣，爲了一天兩頓的高粱米，每日在泥濘的街道上彳亍着，打發着度日如年的歲月。

這兩天在謠傳永吉撤退，四平棄守的當兒，瀋陽更加添了無言的春愁。空中運來的幾千袋麵粉，能疏濬一下它經濟的枯竭嗎？春意如許，愁雲片片，有多少人在走不盡的泥淖中困惑發呆，懷疑着今天已面臨到窮途末日啊！

國軍在東北成了被動的局勢後，瀋陽便一直爬在全國物價的頂巔。舊年過後，戰局未見好轉；龐大的軍費，端賴發鈔維持；加之共軍聲勢「猖獗，」迭陷名城，國軍控制地區愈益狹小，瀋陽一地，便成了流通券的擱納庫。所以漲風凶猛，毫無收斂跡象。目前東北流通券的購買力，已降到了最孫子輩的價值。去年今日，流通券三千元，能買一百五十斤高粱米，現在買不到一斤。一年間其價値減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流通券的發行額，我們雖不知曉，但敢斷定，是蜈蚣似的一串天文數字。在銀行貸款停止辦法實施後，不啻給羅掘了的各商號催命的當頭一棒。東北各地，以市場籌碼缺乏，銀根抽緊，工商活動大爲困難，各商號經濟周轉已漸呈支絀甚至銀行的付款，往往都以本票代替。局勢不定，更容易給權貴奸商造機會，使他們能大肆搜括，賜巨資入關。據估計，舊年後進關的流通券，在一千五百億以上。但是銀根抽緊的時期愈長，放鬆後物價的刺激便越猛烈。千元流通券發行未及兩月，而財庫又空，二千圓流通券的大鈔，便及時而出，馳騁市場，所向披靡，雖然瀋市央行負責人說是爲「適應市場需要而發行，現銀根抽緊，頭寸有限，談不到刺激物價。」但他的話，依然阻擋不住暫時歇息的物價，如脫韁野馬般的奔馳。

物價的漲落，是戰事盛衰的指標。衞氏出長東北以來，沒能扭轉東北勢如壘卵的危局。他沉默寡言，滿想改變國軍挨打退讓的被動戰略，然而希望和事實時常居於相對的兩極。范兵團浩浩蕩蕩殺出關來，本是負打通關內外輸血線的任務，以復蘇瀕死的瀋陽的；然而大勢所趨，范兵團的使命，僅成了守衞錦西、錦州等幾個據點。瀋陽外圍的危急未減，遼北戰場的陰霾密佈，月初共軍主力自遼西北移，進攻四平，在四平慘遭三封的時候，遼西暫時的鬆弛，給本地報紙以誇大其辭的機會。「收復打虎山溝幫子」，「不日打通平瀋線」，這些春夢，竟成了本地報的頭號標題。使沉默的剿匪總部，次日更正此說之不確。但神經過敏的人錯打了算盤，又眼看麵粉紙烟每日自天而降，所以物價曾暫時轉疲，然而一般人既不失却了購買力，囤積戶還唯恐賺得少，因之構成一時有行無市的情形。

匯兌限制放寬後，流通券的大量入關，不但影響平津物價的高張，且造成了瀋陽市場的荒涼。太原街一帶的商店，生意清冷，支撐一天，連最低限度的開銷掙不回來。進關者日衆，賣舊衣物的很多，但是價錢雖低，買的人極少。據說目前的局面再這樣拖下去，有一萬家商店將要倒閉。（三月二日東北民報）這幾天隨着遼北戰事的失利，及二千元流通券的問市，物價一日三跳。金子黑市每錢由二十四萬漲到三十萬，麵粉每袋由二十六萬漲到三十七萬，高粱米每斤由三千漲到四千五六，活命不易，街頭時見餓殍。豆餅成了窮人的主要糧食。鐵西、皇姑區一帶，搶糧的街頭劇又時常出演。

在這種饑餓苦難的煎熬中，白晝搶案，層出不窮。年月不息，成了一切反常現象的解說。僅這半月以來，就發生了六起圖財害命的搶案。每件案子的損失，都是動輒數千萬元流通券。本月三日，有一少校軍需鄭永祥家被搶，損失了十三兩金子，及皮大衣毛毯多件。五日又有少校軍需張文義、上尉軍需王向榮家遭匪光顧。計張家損失金元寶九個，金鐲子五支，金項鍊一條，金葉子十張，十兩金條一根，金戒子十八個，鑲綠翠戒指一個，流通券一百萬元。王家損失金戒指二十八個，金鐲子五支，金項鍊一條，金元寶三個，流通券三十萬。二日林森路的搶案中，有一搶匪是僞滿建大的畢業生，他說：「我知道這是死路一條，但是我實在無路可走了。」而有幾件案子的搶匪都身穿軍服，於是東北剿匪總部，下令取締散兵游勇，肅正軍風紀，結果八日下午在南站糧食市，演出了一幕軍憲衝突的流血慘劇，兩個倒運的憲兵送了命。

然而四鄉的難民仍絡繹不絕，到瀋陽來，無親無靠，祇有跪乞街頭之一途，但是人們都說，現在已到了父子不相顧的年頭了，誰有力量幫助難民呢？現在瀋陽有難民收容所三十處，收容了難民三萬四千五百多人，却只能供給兩萬人一日一頓稀粥。外縣流亡在瀋的學生們，拿着幾本筆記簿、舊雜誌、舊書或報紙到飯館、澡堂、街頭向人兜售，並得不到什麼同情。招訓知識青年從軍的廣告，向他們頻送秋波，許多小店舖，都成了招兵的辦公處。救濟青年的呼聲很高，但是沒人想到如何去爭取靑年人的心靈。

董文琦氏的董長瀋市，並不能一新怨天嗟地的人民的耳目，因爲沒有人能給四面楚歌的瀋陽造出奇跡。政府換來換去的搬弄坐位，也不過自惱惱人，越搬越亂而已。董氏一日就任時報告他的施政方針，也不出一般官腔老套。十四日全市清查戶口，鳴放汽笛，臨時戒嚴，在行動上可說是空前壯舉，然而說到有何意義，就只有令人搖頭了。

東北民衆請願團的代表們，在南京晉見了最高當局和幾位政府首要，似乎功德圓滿的北歸了。實際收獲如何呢？只不過是請法幣出關，確立了一下流通券與法幣一與十的比値，和拿到一張增派援軍出關的難以兌現的空口支票而已。東北僅餘的長、瀋、錦三點孤立的局勢，能因這符兒而改觀嗎？眞是天知道！

瀋陽的嚴冬已過，春天的氣息，隨着物價的漲潮一湧而至。但是彳亍在泥淖中爲「高粱米」而奔命的人們，仍是堆滿了一臉的悲愁，春天並不能給他們以生機。「冬天已過，春天在那裏呢」？（三月十五日寄）

（上接第十頁）目的一爲牽制徐州國軍應援山東，一爲吸引皖北國軍東援，減輕蘇皖區共軍所受壓力。國軍在蘇北控制了重要據點，佔據優勢，共軍一時難有大作爲。

結論

今天的情勢是這樣：政治上，任何好的方案或法令，都祇產生弊端而不發生效果。經濟上，物價上漲的週期愈來愈短，由三個月上漲一倍，逐漸縮短到十日上漲一倍了。什麼改革幣制、救濟特捐、平抑物價等等高調，唱了又唱，不起作用。米價日日上漲，青黃不接的季節快到。去年五月全國普遍的米潮，今年會不會重演？人們不敢想像。軍事上彷彿草原野火，撲了這邊，那邊又起。這樣的局勢，太嚴重了。遼寧大地，遍地烽煙，一片哀鴻。這個局勢太嚴重了。

行憲的國大在這種環境下召開了，代表們認清了時局的嚴重性嗎？體察了人民的迫切要求嗎？今天需要解決問題，拖不下去了。

歡迎定閱

爐邊天下

拆爐話北美

費孝通

前天我們拆了爐子，學校裏月初就停了暖氣，那幾天太陽好，眞像已是春暖時節。爐子一拆，這幾天却又變了氣候，尤其是早晚，披了厚棉袍還覺得寒。爐子是拆早了些。可是爐子既已拆了，我這欄「爐邊天下」自應結束了。這名目是去年秋末裝爐子時想起的，取意於閒談無禁之旨。爐子本來是象徵冬天裏的溫暖，緊張裏的閒散。誰知道時過境遷，那裏是這同事。十多年前宿舍裏的生活眞是可說不知輕重，水汀開足了，太熱時就打開窗子讓冷風來調節溫度。現在，為了要省煤，提心吊膽地不敢多加，可是一轉眼，爐子滅了，又得費劈柴，冒濃煙，忙着引火。在一切勞作都得自己動手的小家庭裏，這一類被認為重頭的粗工，做丈夫的怎能不承當下來。有了爐子就沒有了閒，尤其是毫無經驗的南方生客，有時竟可以一天生三次火，忙了不算，更會給人笑話。——有閒的時代原本過去了，一分勞作一分享受，大概已將成為普遍的事實。

「爐邊天下」總算寫了十篇，除了過舊年時停了兩周，差不多每周都沒有爽約（有兩篇是編者的意思被提到專論裏去的），倘可自慰。從冷仗說起沒有以熱戰告終，還算是幸事。如果爐子再不拆，那就難說了。中央社的電訊裏不是傳着美國那些磨拳擦掌的議員們已在為宣戰日期賭博了麼？其實「I bet—」原是老美的口頭禪，算不得是認眞的。至於「說老實話」的貝爾諾斯的預言，大概和他「老實」的程度一樣的不太可靠。但是如果我們忽略了熱戰的可能性却也有危險。我最近又把 Carr 的 Conditions of Peace 看了一遍，他就說：在沒有比戰爭更能保障充分就業的辦法時，戰爭還是最容易用來維持經濟繁榮的方法。（原書被人借走了，大意是如此。）這樣說來，美國人中想用這方法來拖延不景氣的襲擊也不是無因的狂妄了。我們這些書生們，見了血會發抖，自難想象天下有一種生意會叫「戰爭」。你看希臘，美國明知雅典腐敗無能，軍火運去了一轉手會成雙方的炮火，但是還是幾億幾億的送去，這除了「生意經」之外還能有什麼解釋？戰場是最有效的消費場合。很有人認為美國想開拓市場必需世界繁榮，換過來說，要等世界繁榮了美國才有市場，那對美國商人眞等於是一句「休想有市場」的讖語了。美國商人心裏暗笑，市場是可以創造的，你不肯消費，我逼你消費，怎麼成呢？曰：「戰事」。

有人說，這種生意經美國是不上算的。飛機坦克運到了戰場上去，借了別人的手，銷毀了，能得到些什麼呢？這想法自是眞理，無奈做生意的人大可不必考慮這問題。飛機坦克固然可以是美國白送給別國的，但是却並非製造軍火的工廠白送的人情，而是美國政府拿了錢向工廠定了貨，然後送人的。政府的錢是美國老百姓的，它是慷他人之慨。拿老百姓的錢，定造軍火，送到國外去，讓別人賠上一些性命，替他消耗，那是政府的事。這樣說，美國老百姓不是傻子麼？也不盡然。軍火工廠有生意做，老闆們固然是大頭，在工廠裏做工的，職業也有了保障。他們拿了工資，可以買鞋子穿，買電氣冰箱和汽車，鞋廠，電氣冰箱工廠，汽車廠有了顧主，可以繼續製造，這些工廠裏的工人又可以拿了工資買別的東西，這樣推出去，使國內的經濟維持住了，死幾個巴爾幹的小鬼，或是東方黃皮膚的東西，有什麼關係呢？

美國老百姓裏也並不是沒有看到這種殘酷的生意經的。他們可以說，除了戰爭還有其他不殘酷的辦法的呀。於是主戰陣線裏有「冷仗」的勇士們出現了，「老實話」之類的書報出現了，把世界鬧得亂烘烘，眼花撩亂，莫辨是非，眞好像紐約都朝不保夕，連朋友們要寄存些東西都不敢收了。老美是相當天眞、世故不深的孩子，這樣有系統的一嚇虎，要冷靜想一想也沒有機會了。

這裏也有個限度，如果冷仗變成熱戰，要老美自己賠上性命時，情形却不同了。眞所謂「弄假成眞」時，毀滅之神不見得會避免這繁榮的新大陸的。這個危險慢慢地走入了普通美國老百姓的心頭。他們担心的是：「原子彈的祕密究竟洩露了沒有？」「老蘇什麼時候也會造原子彈」？在冷仗階段快告終，熱戰像箭在弦上時，「戰爭還是和平」這個問題還是會被提出來的。當我將結束這（爐邊天下」時，却正面臨這個關頭了。這樣說來，我這爐子也的確拆得太早了一刻。

繁榮是美國人民大家要維持的，不景氣是美國人民大家怕的。但是用戰爭作手段來維持繁榮和避免不景氣却並不是一致同意的，尤其是要美國出兵，原子彈可能落到美國境內的戰爭却有很多人反對的。在這一個問題上，有一條分界可以畫得出來。如果美國還要保持它的民主政治，這樣大事自然應該讓老百姓投一次票，看看主張和平的人多還是主張戰爭的人多。但是用這個爭執去投票却不能利用原有的政黨機構，因為依美國政治制度，人民投票的對象是政黨所推出來的候選人。美國現存的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操縱在大企業的老闆手裏，他們在求戰政策上是沒有多大分別的。同時兩黨所控制的選民中却又都有很大的數目不願意眞的展開戰爭的。於是這兩黨也不能明目張膽的說要的是戰爭，大家也知道，任何那一黨執政都是一樣，不會眞心求和平。如果本年年底的選舉依舊在傳統的兩黨形式中去舉行，最可能的結果是很多人不去參加，結果是主戰派在任何情形中都會得到勝利。

華萊士的宣布競選是一個轉機。我在爐邊已談過這件事。但是那時報導不詳，加以在大企業利益管制下的新聞鐵幕之外自難推測華萊士的實力，所以當時我祇能說到這一件事的道德意味。一個多月來，我們知道的情形已多了一些。朱啓平先生有力的報導了紐約勃朗克斯的遞補議員享舉，更在 Nation 雜誌上讀到了一篇PAC副主席給該刊編者的長信，芝加哥六百多PAC代表大會的情形也在其他雜誌上發表，一切都指出華萊士第三黨運動絕非空中樓閣。我是一向不願低估美國進步勢力的，更不願因為現在美國政府所行的政策違反世界人民和平願望，而一口咬定美國人民全是戰爭販子。進步勢力缺乏組織，沒有作政治爭鬥的既成機構是事實。但是祇要美國不放棄以選舉票決定政權所屬，進步勢力靠他人數的龐大還是有抬頭的希望。而且我認為，別人說我幻想也不妨，祇有美國政治走上進步路線，世界的和平才有保障。我固然不敢預言，美國大選將是勃朗克斯的再版，但是華萊士的力量已經成為主戰派的勁敵，却是不易否認的事實了。

在華萊士勢力明顯化的過程裏，有幾件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杜魯門的左右失據，第二是麥克阿瑟的宣布競選。

在民主黨的陣線裏原來包含着兩個矛盾的勢力，一是北部的勞工，一是南部的地主。羅斯福曾經想打破這矛盾，有一次國會議員選舉中曾親自支持若干進步份子作民主黨候選競選人，但是結果他失敗了。南方民主黨保守力量的雄厚逼得他不能不讓步，在上屆大選中用了杜魯門作副總統以便向他們妥協。杜魯門是南方人，依理一定能得到保守勢力的擁護的了。他把這個勢力打入了自己的資本裏

，而覺得可能反對他的是北部的勞工。因之，他在這方面用功夫，尤其是華萊士躍躍欲試時，他不能不先下一兩隻棋子。第一是他對反罷工的勞動法案做了一次否決的姿態，第二是提出他反對種族歧視的法案。第一隻棋子原是姿態，改變不了勞工對他的忿怨，目前大規模的罷工已經開始，要和這法案正面衝突了。第二隻棋子固然可以討好占有選民十分之一的黑美，但是積極作用沒有見，南部的保守勢力却已向他示威了。當他宣布參加競選時，北卡州的民主黨就表示不予擁護，據說還有二州可能要作同樣的表示。杜魯門偷雞未着倒先賠了一把米。勃朗克斯的黑人依舊投華萊士所支持的議員的票。——杜魯門想以小讓步去爭取進步勢力的路線是得不償失的。

在華萊士競選之初評論者很多認為這是民主黨的分裂，結果將要給共和黨收漁翁之利。這是假定共和黨的羣衆不會去支持華萊士的。這種看法是把傳統政黨分界估計得太高了一些。共和黨的部下原來也有矛盾，北部的大企業家和南部的黑人和平民利益並不一致。華萊士並不以民主黨的老招牌來競選，不難吸引南部的進步勢力。如果他以第三黨的根基，提出和平綱領，把原有兩黨的下層選民奪了去，反而形成了平民勢力的大團結，和企業勢力的分裂了，（企業勢力還是分在兩黨中的），在策略上他反而得到了優勢。這一個可能顯然已逐漸被企業利益所發覺了。怎樣應付呢？團結對團結，組織對組織。這是說，華萊士既然抬出和平和戰爭的爭點，主戰的也不能避免接受這挑戰，而鞏固自己的陣線了。麥克阿瑟的宣布參加競選可以看作美國大選的第二個轉變。

形式是決定於內容的。美國社會中經濟利益的分化已軼出了原有從南北戰爭中形成的政黨形式。這形式是必然要變的了。華萊士先走了一步，保守勢力跟着不能不也走一步。保守勢力本來打算用政黨傳統形式來分裂進步勢力，一旦事實上證明已分裂不了時，自身却受了傳統形式的分裂了。那時，他們也不能不跟着拋棄傳統形式了。我這樣說，並不包含這過程要占去多少時間的問題，在時間上說，我不敢預測，我祇指出這過程的推演和它的方向。在這個角度看去，麥克阿瑟的競選是富有意義的了。

麥克阿瑟將在共和黨裏競爭候選人資格。但是他和其他想在共和黨裏競爭候選的人不同，杜威、司徒森、塔虎脫、華倫、都是老黨員，和共和黨的關係深。民主黨裏的保守勢力，為了黨見不會拋棄杜魯門而去支持他們。麥克阿瑟却原本是個超黨的將軍，他可以做保守勢力團結的象徵。共和黨想競選的人對於戰爭一項還是吞吞吐吐不敢直說，甚至可能為了爭取黨內的團結，和杜魯門一般來一個不三不四的「戰爭以外的反蘇主義」，那是不夠團結保守勢力的。麥克阿瑟是乾脆的主戰。將軍的頭銜，日本的記錄，保證他必然會為大企業家做到百分之一百的經紀人。他才夠得上做美國的「邱吉爾」。

為了要造成麥克阿瑟的聲色，遠東問題在華府開始鬧得有聲有色了。我曾在這「爐邊天下」中一再說，要分析美國政治動向不要忘記這是選舉年。為什麼北韓政府會在新聞中成立了政府？為什麼這樣多要人僕僕太平洋上，連久已擱置的對華政策變成了頭條新聞？為什麼保守勢力的智囊基南，到東京討論全般軍略？為什麼在援華辯論中要沒有到過中國的麥帥發表意見？這是造形勢。麥克阿瑟的名字要在這一連串的「老實話」中打入美國選民的心中，使他們覺得非此英雄出山，美國人民將無噍類了。

遠東在今後半年中必然會多事，遠東多事是麥克阿瑟的政治資本。以戰爭來競選的自然必須把戰爭烘托得活龍活現。如果弄假成眞，最好沒有了。戰爭一發生，麥克阿瑟入主白宮機會是太穩了。議員們為戰爭打賭不過是表示如果戰爭不來，和平可能就在轉角處。美國人民如果選擇和平，麥克阿瑟所代表的保守勢力也岌岌可危了。

「爐邊天下」就在這戰爭還是和平的關頭結束了。我感謝「觀察」的編者給我不少的篇幅；如果在這些篇幅中曾帶給讀者許多不快意的心情，浪費了讀者寶貴的周末，讓我在此一併表示歉意。　三月十九日於　清華勝因院

兩廣考銓處來函

頃閱貴刊四卷三期二頁所載讀者鄧鉅經、楊承懋、裘文靜等投書一則，對本處辦理備用人員登記情形，實未盡明晰。查本處以往審查備用人員登記案件，除資歷證件核有疑義須向有關機關行查俟准復後始能辦理外，大都於兩個月內審查完竣，發還證件。惟查鄧鉅經、楊承懋、裘文靜等，係於卅六年六月廿七日填表申請登記，原文所云六月初旬，殊與事實不符。復查鄧鉅經、楊承懋表填卅四年七月在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公民訓育系畢業，裘文靜表填卅六年六月在私立廣州大學文法學院經濟系畢業，均未繳畢業證書，所繳原校畢業證明公函或畢業證明書，以其畢業資格已否奉教育部核准，無從稽考，（本處過去審查備用人員登記案，學歷經歷證件經行查結果時，有發現偽造情事，均依法向當地司法機關告發。）依例檢同證件向教育部行查，並於卅六年十月九日及本年二月廿四日先後以兩穗登字第一三六九七號及露穗登字第一八六三號代電催復各在卷。如鄧鉅經等確急需原繳證件應用，自可是明原因，請求發還，本處當予照辦。其向教育部行查未復之證件，未能同時發還，亦可於批內敍明，相應將鄧鉅經等聲請備用人員登記案辦理情形，函請查照，以明眞相。此致觀察社

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上接十五頁）却用不着誰去故意造作。演得太多了正是造作得太多了，這是和現實生活背道而馳的。演得太多所以並不等於演得太好，就為的虛偽造作出來的東西終究不能動人。我們只對可能的東西感覺興趣，藝術創造上的一切原理都不外是從這出發的引申。

可以說沒有什麼更比人類的生活更錯綜複雜，但在複雜的繁響中也不是不能聽出一種單純的聲音——就像人類要求從殘暴的壓迫裏解救出來的呼聲。問題是要能從複雜裏看出單純，既不為複雜弄得眼耳胡塗，也不讓自己的簡單淺陋看成了是人生本身的。把單純與簡單等量齊觀的人可說是過於天眞了。

（上接十六頁）老百姓最可恨的，日本鬼子之奴化東北是老百姓最難忍的，偏不利用這種心理。尤其東北富，不像關內那樣窮，共產黨也不好弄，偏不找這種缺縫，坐失人心，叫老百姓看着走頭無路，人心思亡。須知共產黨之掘鐵道、埋地雷、丟炸彈、並不是他帶來的，而是老百姓替他辦的。共產黨在東北沒有兵，是中央不要的兵。共產黨沒有槍，是中央幹不好送給他的槍，甚而還有偷賣給他的槍。共產黨沒有人材，是中央不要的藥材。人心歸服，偏不收拾人心。只管自己鬧，不問百姓活不活。東北一旦不保，是自己丟的東北，那是共產黨戰勝了東北？

接收之際，大公報對東北接收有兩句話：「要把東北看作是一同接收的人，不要看作被接收的」。話不投機，糟到現在。政府才道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時候，大請東北的耆老張作相輩酒筵款待，夾道歡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比如婦人病危，快請娘家人來，別說俺害死的，事到如今，他們也沒好辦法，可是死馬還得當好馬醫，總希望不退出東北的好。不然共產黨與蘇聯接成一氣，惹起世界大問題，九一八為什麼，七七事變為什麼，白俄之戰為什麼，中日之戰為什麼，美蘇不會為什麼？我們不能辭其咎。

總之，東北是中國的東北，也不是東北人的東北，更不是那一家的東北。早要尊重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這幾句話，何至有今日，更何至有今日如此之糟！我們還不捫心自問嗎？

契訶夫斷想

徐中玉

一

契訶夫不喜歡冗長的解釋和爭辯。他永遠保持沉默，非到給他自己的思想找到了一個清楚明朗的界說的時候，他是不開口的。可是，一開口發表意見，他的句子就必是簡潔的、切題的、肯定的。等到他滿臉泛着微笑，把意見一說完時，他馬上就又退入沉默之中去了。

這眞是一個多麼可愛的——文雅、樸質、聰明的人物！一個人爲要學得聰明就不得不付出一筆代價，這代價在發表上就是要能夠保持着適當的沉默。沒有一個嘵舌的人不是眞正愚蠢的，因爲除了嘵舌，他就沒有時間去做別的了，而聰明，却顯然是要實實在在作爲一番才能學到的。

天才就是長久的忍耐，沉默便是忍耐的表現。我們都知道要說出一點有價值的東西是多麼困難，但要禁止我們說出一句毫無價值的話不是同樣地困難麼？

沉默也就是一種抗議，一種驕傲，而這是需要有勇氣和智慧來支持的。你不要以爲沉默的人在他們身體裏幾乎一切都已悄悄地停住了，沉默正是一種最緊張的活動，不過表現的方式有點特殊吧了。沒有一個仇人比沉默的仇人更可怕更應該提防，因爲他正是要在幾千種復仇的方法中默想出其中最酷烈的一種，而這又是於他自己最滿意最安全的。同樣的，你如果能沉默地靜聽着對方的論調，於是你就可以從一絲不漏的了解中，去選擇徹底擊潰他的言語，或給他指出什麼才是他的眞正精采所在了。沉默和痲木不同，和啞巴也不同，它是一種準備的工作，沉默的目的就在於要「不沉默」得更有力，更好。契訶夫因爲能夠保持着沉默，所以他的句子就能是簡潔的、切題的、肯定的了，所以他也就能常常滿臉泛出智慧的微笑來了。

簡潔的語言是有意志力的表現，凡有意志力的作家莫不有保持適當的沉默的能力。沉默的確是一種能力——並且是洞察一切的能力，我甚至還願認它是天才和勇敢與堅決的最好標誌了。

二

丹欽柯說：只有生活在某一角落中，就是說，只有生活在知識分子最廣的圈中，生活在夢想着較好的生活的人羣中，生活在被這無趣味的生命所吮吸了的人們中間，生活在生活之惰性中間，生活在既不能掙脫生活之粗劣與單調又不能不使他們的靈魂在最舒適最單純的角落忍受不正義的壓迫的人們中間，才能愛契訶夫，才能認爲契訶夫是屬於他自己的作家，才能覺得契訶夫和自己密切得難以令人置信。他之和這些人密切，不是像一個抽象的詩人，而是像我們走在我們當中的自己，好像他並不比我們高一寸！他所愛的正是我們所愛的，他和我們一齊微笑，一齊大笑，他不是永遠比我們深，而是比我們遠，更眼光銳利；他又像有一個偉大的天才，能把我們的罪過與夢想，揭示給我們。

的確，像契訶夫這一類的作家，所以在一般的讀者羣中能夠獲得親切的愛戴，最重要的緣由，就在於他的一言一動一顰一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並且是用着深情的眼睛注視着我們的希望和夢想之可能實現的方向而說着和轉動的。他自然都要比我們高明——就是說深遠些，可是他說話的調子總是那樣親熱，他總能從我們的地位上來着想，他雖然比我們都要高大，却是始終跟我們同在一起的。在忍受着不正義的壓迫的人們中間，他送來了溫暖的同情，他用微笑來堅固我們生活下去的信心，彷彿在說，這樣的困難眞是無法可想，但我們總是要活下去的好，好，那麼讓我們重新開始，重新期待着吧。契訶夫眞是體貼入微的，他順着我們所想的做去，可是在結局上却不知不覺提高了我們，振奮了我們。他的嘲笑甚至也是如此合時的，因爲那是多麼溫和，却又骨子裏十分嚴肅，使你不能不在跟着打過哈哈之後虛心反省一下，就像被多年的老朋友懇切地罵了一頓一樣。

每一個作家都希望有許多讀者去追從，却很少想到怎樣才能眞正去領導他們。除了愛，作家們還有什麼更可靠的力量呢？如果你先不愛讀者，不關切他們的苦惱，你又怎能使他們來走近你，如果他們不走近你又怎能希望他們會來追從呢？若是慈愛的父母，那麼雖然責打也仍可以緊緊地扣住兒女的心，若是眞心的朋友，那麼就是一時鬧翻了仍可以和好勝過起初。何況不過是在白紙與供給一些黑字的漠不相識的作者？作家越是神氣活現，頤指氣使，便越不會被讀者們放在眼裏，因爲你先就不曾把他們放在眼裏。作家自然最理想的要有深遠造詣，但若他始終不以讀者爲意，老是忽略讀者的感情，那麼他的一切愉快和發展就終於都要落空了。

所以官僚雖然也有能文的，却是只擅於叩頭或做戲的倡優，決沒有成爲眞正作家的可能。

三

契訶夫每在坐下來提筆實地寫作之前，先要化費很大的一個時間去準備材料。他面前有一本厚厚的筆記簿，凡是經過什麼地方，或者在讀什麼書的時候，忽然得到了獨立的句子，只要對他的人物性格合適的，他就都把它們記在裏邊。等到簿子裏聚集的詳細節目夠了充分的數目，在他就認爲可以從這些句子上邊構造角色了，再等到他把每一幕特有的情調找到，然後，他才開始按着順序一幕一幕的寫下去。戲中的人物，這個時候已經在他的心中完全確定了，即使這齣戲往下寫到底，據他在一封信上說，這些人物也都保持不變。他不相信一齣戲是可以用許多事件硬湊起來的，所以在這一點上，他小心地避免。劇中的故事往下逐漸發展，恰如現實生活在這種期間慢慢發展的情形一樣，慢慢地，慢慢得有些教人生厭，也教人看不出一點邏輯的痕跡。人類的活動，常是受偶然事件的影響的，人們一點也不給自已的生活自行起建什麼東西。人類就像下棋的賭法一樣擺在看不見的賭徒的手中。荒謬的與可同情的，高貴的與無價值的，聰明的與愚蠢的，一切全都交織在一起，成了一個特別戲劇共鳴的形式，變成了人類聲音與外在聲音的和響，有時聽見四絃琴聲，有時聽見一個帶着七絃琴沿街歌唱的婦人，又有些時候，可以聽見風把煙囱吹倒的聲音，又有，別處傳來的火警。（丹欽柯）

對於契訶夫的寫作過程，這是一個很動人的敍述。這裏把契訶夫的苦心經營，他的現實主義，以及對於生活的看法都告訴給我們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許最公道的批評者眞就是作家們自己。因爲在一般人眼裏，一切彷彿不都是現成妥貼，並無什麼難於領取的痕跡存在那些大作品裏麼？大作家們在他們那些黯然無光的日子裏，所經歷過的失敗和灰心，痛苦的追索，在不眠之夜的忡忡心跳，以及他們爲要造成這種現成妥貼而遭受到了的所有阻厄與危難，往往在讀者心裏不過得來個容易之感吧了。他們想像不出要造成這種現成妥貼的境界，是需要那麼多的力氣，原來這中間也得要去爭取，要去革命的！

契訶夫總感覺一般的演員們是「演得太多了」，以爲「如果他們再演得像現實生活一點就好了」。現實生活在藝術作品裏可以有適當的剪裁與整理，（下接十四頁）

觀察文摘

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

原作者：錢邦楷

原刊處：二月十九日青島時報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讀者劉允讓先生自青島寄來的。劉先生本人剛從瀋陽出來，他讀這篇文章自然格外能夠體味。他信上說，本文所言，「針針見血，句句是實」。他要求本刊轉載，我們接受他的要求，摘載如左。

我們願意向讀者表示：我們精力有限，事實上無法讀到全國各地報紙或雜誌上的文章。假如各地讀者看到當地報章上有值得摘載的文章時，請自動的剪下寄給我們。這是讀者和編者的又一種合作。不過讀者寄來時，千萬要讓我們知道那篇文章原刊的報紙或雜誌的名稱及日期（報紙）或期數（刊物），並請原諒我們在收到讀者來函時不再一一復謝。

司徒大使發表了告中國人士書，希望中國智識分子要激勵政府，接着新聞局長董顯光在記者招待會上又說到政府很歡迎直言之士，才敢將在東北所見所聞所感的說出來，供給中央借鏡，略盡我的國民天職。

「天下為公」，這是中山先生常說的話，東北問題之有今日，就是錯在未能履行這句話上。

勝利之初，東北有五十萬久經組訓的青年軍，還有許多萬義勇軍，滿盼着勝利來臨，山河重光。中央老怕他們奴化太深，投鼠忌器，所收容者不及十分之一二，結果都擠到共產軍裏去，現成的飯，叫人家吃了。前奉天省長翟文選說：「那個中國人不想中國好呢」。可是中央不容他們，利用他們，反防備他們，遺棄他們。

東北有久孚威望的軍事將領，東北有久孚鄉望的政治領袖，滿盼着勝利後可以在地方効力，駕輕就熟，衆意所歸。中央偏不用他，或僅給予有名無實的頭銜，或叫他們的公子哥兒，當當省委，作為酬應他們的工具，叫他們有力無處用，若熊式輝、若關麟徵、若杜聿明、若陳誠、若衞立煌，那一個與東北天時地利人和上有過關係。近來報載又有起用抗戰敗將湯恩伯總綰東北軍符之說，始終將東北這塊肥肉，當作私產，不敢用旁系人來抗肩。南轅北轍，放着那就地熟悉軍情、地情、人情、有組織、有訓練、有武備的現成人不用，而叫穿草鞋未見過冰的人來作冰雪戰，所為何來？

可是自己的人又太給自己洩氣了，多是為淘金而來，看着東北有「噱頭」、「接收」、「刼收」、「刼搜」。瀋陽市有三多：「軍人結婚的多、軍人跨密斯的多、軍人跳舞的多」。這種英雄與美人，眞是與「不怕死」三個字，距離太遠。本地人看着那能不眼紅，豈不是將人心失掉得連影也沒有了？

熊式輝本是個善於逢迎的典型官僚，東北這個局面，那是應付所能完事的？結果誤了事、轉不動、可是落得個發財還家，全東北三十六年度農貸流通券三十億，倘不及他公館裏三個月的開銷。黨國元老張溥泉先生臨死有句遺言：「熊式輝就該處以極刑、最低也得永不錄用。」可是他還以戰略委員的資格，飛南飛北，大搖大擺。這也是叫東北人看着不舒服的主因。

至於陳誠在國民黨中是比較不貪污不怕死的，只是一員戰將，難能總握軍符。不許有第六次攻勢之下，言猶在耳，第七次攻勢一起來。諸葛亮斬馬謖的話，言過其實，也就重演了一次。

東北成了政府的「點將台」。可是只出關、張、趙、馬、黃，衞立煌繼任陳誠，更是滇南抗戰遠征易帥之東北板，煞是巧合。

再說到東北著稱的農業。農林部派去了接收大員潘簡良，弄了二年，就沒弄出個農產調查數字來。日本時的計劃是什麼，他就寫什麼。美國給我們的曳引機都生了銹，雖然是設立曳引機管理所招開了曳引機訓練班，不過養幾個私人，辦辦報銷，也眞叫美國人欲哭無淚。

東北大豆為我國出口大宗，中央看準了這筆利藪，由中央信託局統制收購，不准商人隨便運銷，結果造成豆賤傷農。東北各省市參議會提出反對，由統制收購改成許可收購，但商人只准購十分之一，如要外銷，尚得加收平建資金，漏着老百姓貴賤都得賣給他。自己吃個胖子，取得獨佔利潤，不肯的商人，又與政府勾結起來，影射套購，官商合一，都發了洋財。

談到合作事業，也殊可笑，他們看着大豆裏邊有噱頭，建議東北大豆該走合作社的路子，於是金庫方面化名組織合作社，利用自己的低利放款，收買大豆。眞正合作社沒有份，社員沒有份，老百姓更沒有份。自織自紡，自染自用，此之謂「自給經濟」。

救濟物資，眞是不少，不論江南海北的人，只要與關係方面有關係，一人可弄到四五六七八個難民證，大領吃的穿的，轉賣獲利。可憐窮人買不起，難民更沒有份。

瀋陽鐵西區有冒煙的工廠二千七百家，開工的不及十分之二。許多鍍金的飛來專家，只是夙夜非懈，吃酒打牌。沒日本人就開不了工，說來也眞給先總理洩氣。

東北只賸下十二個不完整縣市，然而九省三市政府，組織一應俱全。不能說他白吃飯，沒工作。辦救濟吃私，辦選舉吃請，也是西裝筆挺，肥肥胖胖，可是老百姓却變成了骨頭。

教育界有笑話。小學教師將陝西省念成夾西省。長白師範學院為校舍被佔，露宿街頭。吉林省的教育廳長太太隨着第五次攻勢入關，在北平前門車站，查出攜帶金條八斤。當東北鑼鼓正緊的時候，建築城防工事的瀋陽市工務局長李榮俊，以吞沒公款（流通券）四千四百萬元而被槍決，藉以暖暖東北人的心。我為他申冤，他是蒼蠅，不是老虎。

第五次攻勢緊了，能跑了的，都是高級軍政人員，高級人員眷屬。關金黃金，拉一齊入關。各路軍官太太，退到瀋陽，拉夫、佔民房、佔機關、眞是軍政一家，軍民打成一片。不知是民心擾亂，抑不知是擾亂民心。

雖然各部都有接收大員，終日爭權奪利，分臟吃私，貪案重重，啼笑皆非。不僅東北人哀之；而東北人也為中國人哀之，不只外國人笑之，外國人也為中國人笑之。

智識分子，在偽滿時候，有工作、有報酬，現在弄得無家可歸，吃不上飯。有人情的在機關裏當一名三等小吏，還遭人卑視。遠來的和尚會念經，乳臭未乾作福作威，他是人，他有知覺、他有理性、他有經驗、他有能力、那能不氣憤，那能不共鳴？

老百姓說：「日本時候，我們是狗，還有狗食吃，現在連狗食也吃不到」。說是共產黨鬧的，固有其因，但你們幹的是什麼？

大鼻子之奸淫搶掠是（下接十四頁）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准登記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册貳萬五千元